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寓意草卷一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趙正范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欽定四庫全書

寓意草卷一

南昌喻昌撰

先議病後用藥

從上古以至今時一代有一代之醫雖神聖賢明分量
不同然必不能舍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也故治病
必先識病識病然後議藥藥者所以勝病者也識病則
千百藥中任舉一二種用之且通神不識病則岐多而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一 寓意草

用眩凡藥皆可傷人况於性最偏駁者乎邇來習醫者
衆醫學愈荒遂成一議藥不議病之世界其天枉不可
勝悼或以為殺運使然不知天道豈好殺惡生耶每見
仕宦家診畢即令定方以示慎重初不論病從何起藥
以何應致庸師以模稜迎合之術妄為擬議迨藥之不
効諉於無藥非無藥也可以勝病之藥以不識病情而
未敢議用也厄哉靈樞素問甲乙難經無方之書全不
考究而後來一切有方之書奉為靈寶如朱丹溪一家



之言其脉因症治一書先論脉次因次症後廼論治其
書即不行而心法一書羣方錯雜則共宗之又本草止
述藥性之功能人不加嗜及繆氏經疏兼述藥性之過
劣則莫不懸之肘後不思草木之性亦取其偏以適人
之用其過劣不必言也言之而棄置者衆矣曷不將本
草諸藥盡行刪抹獨畱無過之藥五七十種而用之乎
其於周禮令醫人採毒藥以供醫事之旨及歷代帝王
恐本草為未備而博採增益之意不大刺謬乎欲破此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惑無如議病精詳病經議明則有是病即有是藥病千
變藥亦千變且勿論造化生心之妙即某病之以某藥
為良某藥為切者至是始有定名若不論病則藥之良
毒善惡何從定之哉可見藥性所謂良毒善惡與病體
所謂良毒善惡不同也而不知者必欲執藥性為去取
何其陋耶故昌之議病非得已也昔人登壇指顧後効
不爽前言聚米如山先事已饒碩畫醫雖小道何獨不
然昌即不能變俗實欲借此榜樣闡發病機其能用不



能用何計焉

胡貞臣曰先議病後用藥真金匱未抽之論多將
熯熯不可救藥是能議病者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是能藥者

與門人定議病式

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年紀若干形之肥瘦長短若何色
之黑白枯潤若何聲之清濁長短若何人之形志苦樂
若何病始何日初服何藥次後再服何藥某藥稍效某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一 寓意草

藥不效時下晝夜孰重寒熱孰多飲食喜惡多寡二便
滑澁有無脉之三部九候何候獨異二十四脉中何脉
獨見何脉兼見其症或內傷或外感或兼內外或不內
外依經斷為何病其標本先後何在汗吐下和寒溫補
瀉何施其藥宜用七方中何方十劑中何劑五氣中何
氣五味中何味以何湯名為加減和合其效驗定於何
時一一詳明務令絲毫不爽起衆信從允為醫門矜式
不必演文可也



某年者年上之干支治病先明運氣也某月者治病
必本四時也某地者辨高卑燥濕五方異宜也某齡
某形某聲某氣者用之合脉圖萬全也形志苦樂者
驗七情勞逸也始於何日者察久近傳變也歷問病
症藥物驗否者以之斟酌已見也晝夜寒熱者辨氣
分血分也飲食二便者察腸胃乖和也三部九候何
候獨異推十二經脉受病之所也二十四脉見何脉
者審陰陽表裏無差忒也依經斷為何病者名正則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言順事成如律度也標本先後何在者識輕重次第
也汗吐下和寒溫補瀉何施者求一定不差之法也
七方大小緩急奇耦複乃藥之制不敢濫也十劑宣
通補泄輕重滑澀燥濕乃藥之宜不敢泛也五氣中
何氣五味中何味者用藥最上之法寒熱溫涼平合
之酸辛甘苦鹹也引湯名為加減者循古不自用也
刻効於何時者逐款辨之不差以病之新久五行定
痊期也若是則醫案之在人者工拙自定積之數十



年治千萬人而不爽也

胡貞臣曰此如條理始終然智聖之事已備

論金道賓真陽上脫之症

金道賓之診左尺脉和平右尺脉如控弦如貫索上沖甚銳予為之駭曰是病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必得之醉而使內也曰誠有之但已絕慾二年服人參勛許迄今諸無所苦惟閉目轉盼則身非已有恍若離魂者然不識可治與否予曰可治再四令疏方未知方中之意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歸語門人因請立案予曰凡人佳冶當前賈勇以明得意又助之以麴藥五臟翻覆宗筋縱弛百脉動搖以供一時之樂不知難為繼也嘗有未離女軀頃刻告殞者矣是病之有今日者幸也絕慾二年此丈夫之行可收桑榆者但不知能之不為乎抑為之不能乎不為者一陽時生斗柄常運不能者相安於無事而已夫人身之陰陽相抱而不脫是以百年有常故陽欲上脫陰下吸之不能脫也陰欲下脫陽上吸之不能脫也即病態非



一陰陽時有亢戰旋必兩協其平惟大醉大勞亂其常
度二氣乘之脫離所爭不必其多即寸中脫出一分此
一分便孤而無偶便營魄不能自主治法要在尋其罅
漏而緘固之斷熬立極煉石補天非飾說也若不識病
所而博搜以冀弋獲雖日服人參徒竭重貲究鮮實益
蓋上脫者妄見妄聞有如神靈下脫者不見不聞有如
聾瞶上脫者身輕快而汗多淋漓下脫者身重着而肉
多青紫昔有新貴人馬上揚揚得意未及回寓一笑而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逝者此上脫也又有人寢而遭魘身如被杖九竅出血
者此下脫也其有上一時俱脫者此則暴而又暴不
多經見者其有左右相畸而脫者左從上右從下魂升
魄降同例也但治分新久藥貴引用新病者陰陽相乖
補偏揀敝宜用其偏久病者陰陽漸入扶元養正宜用
其平若久病悞以重藥投之轉增其竭絕耳引用之法
上脫者用七分陽藥三分陰藥而夜服從陰以引其陽
下脫者用七分陰藥三分陽藥而晝服從陽以引其陰



引之又引陰陽忽不覺其相抱雖登高臨深無所恐發表
攻裏無所傷矣經云陰平陽秘精神乃治正謂此也善
調者使坎中之真陽上升則周身之氣如冬至一陽初
生使葭管飛灰天地翕然從其陽使離中之真陰下降
則周身之氣如夏至一陰初生使萋蜩迭應天地翕然
從其陰是身中原有大藥豈區區草木所能方其萬一
者耶

胡貞臣曰言脫微矣言治脫更微蓋天地其猶橐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籥理固然也

金道賓後案

金道賓前案次年始見而問治焉今再伸治法夫道賓
之病真陽上脫之病也真陽者父母構精時一點真氣
結為露水小珠而成胎之本也故胎在母腹先結兩岐
即兩腎也腎為水臟而真陽居於其中在易坎中之陽
為真陽即此義也真陽既以腎為窟宅而潛伏水中凝
然不動嘿與一身相管攝是以足供百年之用惟夫縱



慾無度腎水日竭真陽之面目始露夫陽者親上者也
至於露則晁汗淋漓目中有光面如渥丹其飛揚屑越
孰從把握之哉所為神魂飄蕩三年未有寧宇也故每
歲至冬而發至春轉劇蓋無以為冬水收藏之本無以
為春木發生之基以故腰脊牽強腎脉縮而不舒且眩
掉動搖有風之象總繇自伐其生生之根耳夫生長化
收藏之運有一不稱其職便為不治之症今奉藏者少
奉生者更少為不治無疑矣而僕斷為可治者以有法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治之也且再經寒暑陰陽有漸入之機而驗之人事三
年間如處絕域居圍城莫必旦夕之命得於懲創者必
深夫是以知其可治也初以煎劑治之劑中兼用三法
一者以瀉固脫一者以重治怯一者以補理虛緣真陽
散越於外如求亡子不得不多方圖之服之果獲大効
於是為外迎之法以導之更進而治其本焉治本一法
實有鬼神不覷之機未可以言語形容者姑以格物之
理明之畜魚千頭者必置介類於池中不則其魚乘雷



雨而冉冉騰散蓋魚雖潛物而性樂於動以介類沉重
下伏之物而引魚之潛伏不動同氣相求理通元奧也
故治真陽之飛騰屑越不以龜鼈之類引之下伏不能
也此義直與奠元圭而告平成施八索以維地脉同符
合撰前案中所謂斷鰲立極蚤已言之矣然此法不可
瀆也瀆則魚亂於下矣其次用半引半收之法又其次
用大封大固之法封固之法世雖無傳先賢多有解其
旨者觀其命方之名有云三才封髓丸者有云金鎖正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元丹者封鎖真陽不使外越意自顯然先得我心之同
矣前江鼎翁公祖案中蓋中加油則燈愈明爐中覆灰
則火不熄之說亦蚤已言之矣誠使真陽復返其宅而
凝然與真陰相戀然後清明在躬百年常保無患然道
賓之病始於溺情今雖小愈倘無以大奪其情勢必為
情所壞惟是積精以自剛積氣以自衛積神以自王再
加千日之把持庶乎參天之幹非斧斤所能驟傷者若
以其時之久而難於需耐也彼立功異域嚙雪邊庭白



首始得生還者夫獨非人也歟哉前案中以絕慾二年
為丈夫行可收桑榆者亦蚤已言之矣今以藥石生之
更不得不以苦言繼之僕不自度量輒以一葦障狂瀾
也其能乎否耶

胡貞臣曰妙理微機一經抽發真有一彈而三日
樂一徽而終日悲者

辨袁仲卿小男死症再生奇驗并詳誨門人

袁仲卿乃郎入水捉彭蜞為戲偶仆水中家人救出少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頃大熱呻吟諸小兒醫以鎮驚清熱合成丸散與服二
日遂至昏迷不醒胸高三寸頸軟頭柱側倒氣已垂絕
萬無生理再四求余往視診其脉止存蛛絲過指全無
以湯二茶匙滴入口中微有吞意謂之曰吾從來不懼
外症之重但脉已無根不可救矣一趙姓醫云鼻如煙
煤肺氣已絕縱有神丹不可復活余曰此兒受症何至
此極主人及客俱請稍遠待吾一人獨坐靜籌其故良
久曰得之矣其父且驚且喜醫者願聞其說余曰驚風



一症乃前人鑿空妄談後之小兒受其害者不知幾千
百億兆昔與余鄉幼科爭論殊無証據後見方中行先
生傷寒條辨後附瘧書一冊頗言其事始知昔賢先得
我心於道為不孤如此症因驚而得其實跌仆水中感
冷濕之氣為外感發熱之病其食物在胃中者因而不
化當比夾食傷寒例用五積散治之醫者不明以金石
寒冷藥鎮墜外邪深入臟腑神識因而不清其食停胃
中者得寒涼而不運所進之藥皆在胃中之上不能透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入轉積轉多以致胸高而突宜以理中藥運轉前藥倘
得症減脉出然後從傷寒門用藥尚有生理醫者曰鼻
如煙煤肺氣已絕而用理中得母重其絕乎余曰所以
獨坐沉思者正為此耳蓋煙煤不過大腸燥結之徵若
果肺絕當汗出大喘何得身熱無汗又何得胸高而氣
不逼且鼻準有微潤耶此余之所以望其有生也於是
煎理中湯一盞與服灌入喉中大爆一口果然從前二
日所受之藥一齊俱出胸突頓平頸亦稍硬但脉仍不



出人亦不甦余曰其事已驗即是轉機此為食尚未動
關竅堵塞之故再灌前藥些少熱已漸退症復遞減乃
從傷寒下例以元明粉一味化水連灌三次以開其大
腸之燥結是夜下黑糞甚多次早忽言一聲云我要酒
喫此後尚不知人事以生津藥頻灌一日而甦

胡貞臣曰驚風一症小兒生死大關孰知其為外
感耶習幼科者纔虛心領會此案便可免乎殃咎
若駭為異說則造孽無極矣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附沙宅小兒治驗

衛庠沙無翼門人王生之表兄也得子甚遲然縱啖
生硬冷物一夕吐食暴僵不醒人事醫以驚風藥治
之渾身壯熱面若裝硃眼吊唇掀下利不計其數滿
床皆污至寓長跽請救診畢謂曰此慢脾風候也脾
氣素傷更以金石藥重傷今已將絕故顯若干危症
本有法可救但須七日方醒恐信不篤而更醫無識
反得譏罪生謗王生堅請監督其家且以代勞且以



壯膽於是用烏蝎四君子湯每日灌一大劑每劑用人參一錢渠家雖暗慌然見面赤退而色轉明潤便瀉止而動移輕活似有欲言不言之意亦自隱忍至第六晚忽覺手足不寧揭去衣被喜吞湯水始極詆人參之害王生先自張皇竟不來寓告明任其轉請他醫纔用牛黃少許從前危症復出面上一團死氣但大便不瀉耳重服理脾藥又五日方甦

是役也王生於袁仲卿一案若罔見而平日提命丸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治陰病得其轉為陽病則不藥自愈縱不愈用陰分藥一劑或四物二連湯或六味地黃湯以濟其偏則無不愈亦若罔聞姑為鳴鼓之攻以明不屑之誨門人問曰驚風一症雖不見於古典然相傳幾千百年吾師雖闢其謬頑鈍輩尚不能無疑請明辨之以開聾聵答曰此問亦不可少吾為子輩大破其惑因以破天下後世之惑蓋小兒初生以及童幼肌肉筋骨臟腑血脉俱未充長陽則有餘陰則不足不比七



尺之軀陰陽交盛也惟陰不足陽有餘故身內易至
於生熱熱盛則生痰生風生驚亦所恒有設當日直
以四字立名曰熱痰風驚則後人不炫因四字不便
立名乃節去二字以驚字領頭風字煞尾後人不解
遂以為奇特之病且謂此病有八候以其頭搖手動
也而立抽掣之名以其卒口噤脚攣急也而立目邪
心亂搐搦之名以其脊強背反也而立角弓反張之
名相傳既久不知其妄造遇見此等症出無不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奇特而不知小兒之腠理未容易於感冒風寒風寒
中人必先中入太陽經太陽之脉起於目內眥上額
交巔入腦還出別下項夾脊抵腰中是以病則筋脉
牽強因筋脉牽強生出抽掣搐搦角弓反張種種不
通名目而用金石藥鎮墜外邪深入臟腑千中千死
萬中萬死間有體堅症輕得愈者又詫為再造奇功
遂至各守顛門雖日殺數兒不自知其罪矣百年之
間千里之遠出一二明哲終不能一一盡剖疑關如



方書中有云小兒八歲以前無傷寒此等胡言竟出自高明偏足為驚風之說樹幟曾不思小兒不耐傷寒初傳太陽一經蚤已身強多汗筋脉牽動人事昏沉勢已極於本經湯藥亂投死亡接踵何繇見其傳經解散耶此所以悞言小兒無傷寒也不知小兒易於外感易於發熱傷寒為獨多世所妄稱為驚風者即是也小兒傷寒要在三日內即愈為貴若待經盡方解必不能耐矣又剛瘧無汗柔瘧有汗小兒剛瘧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少柔瘧多世醫見其汗出不止神昏不醒往往以慢驚風症為名而用參耆朮附等藥閉其腠理熱邪不得外越亦為大害但比金石藥為差減耳所以凡治小兒之熱但當徹其出表不當固其入裏也仲景原有桂枝法若舍而不用從事東垣內傷為治毫釐千里最宜詳細又新產婦人去血過多陰虛陽盛其感冒發熱原與小兒無別醫者相傳稱為產後驚風尤堪笑破口頰要知吾闕驚風之說非謂無驚病也小



兒氣怯神弱凡遇異形異聲驟然跌仆皆生驚怖其
候面青糞青多煩多哭嘗過於分別不比熱邪塞竅
神識昏迷對面撞鐘放銃全然不聞者細詳勘驗自
識驚風鑿空之謬子輩既遊吾門日引光明勝義洗
濯肺腸忽然靈悟頓開便與飲上池無二若但於言
下索解則不能盡傳者多矣

門人又問曰傷寒原有一表一裏之法今謂熱邪當
從表出不當令其深入則裏藥全在所擯矣豈於古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一 寓意草

法有未合歟答曰此問亦不可少古法甚明但後人
鹵莽不悟耳蓋人身一箇殼子包着臟腑在內從殼
子上論即骨亦表而從近殼子處論即膀胱尾閭之
間亦出表之路也在外以皮毛為表之表在內以大
小孔道為裏之表總驅熱邪從外出也惟有五臟之
間精神魂魄意之所居乃真謂之裏而不可令外邪
深入耳如盜至人家近大門則驅從大門出近後門
則驅從後門出正不使其深入而得窺寢室耳若盜



未至後門必欲驅至及已至後門必欲驅從大門出
皆非自完之道也試觀心肺脾肝腎之內並無血脉
皮毛肌肉筋骨也而所主者乃在外之血脉皮毛肌
肉筋骨則安得以在外者即名為裏耶所以傷寒之
邪入內有傳腑傳臟之不同而傳腑復有淺深之不
同胃之腑外主肌肉而近大門故可施解肌之法內
通大小腸而近後門故間有可下之法至膽之腑則
深藏肝葉乃寢室之內去前後門俱遠故汗下兩有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不宜但從和解而已若傳至三陰則已舍大門而逼
近寢室設無他症牽制惟有大開後門極力攻之使
從大便出耳今之治傷寒者悞以包臟腑之殼子分
表裏故動輒乖錯誠知五臟深藏於殼內而分主在
外之血脉皮毛肌肉筋骨也胸中了然矣
門人又問曰獲聞軀殼包乎五臟奉之為主之誨心
地頓開但尚有一疑不識人身之頭奉何臟為主耶
答曰頭為一身之元首穹然居上乃主臟而不奉臟



者也雖目通肝耳通腎鼻通肺口通脾舌通心不過
借之為戶牖不得而主之也其所主之臟則以頭之
外殼包藏腦髓腦為髓之海主統一身骨中之精髓
以故老人髓減即頭傾視深也內經原有九臟之說
五臟加腦髓骨脉膽女子胞神臟五形臟四共合為
九豈非腦之自為一臟之主耶吾謂腦之中雖不藏
神而腦之上為天門身中萬神集會之所泥丸一宮
所謂上八景也惟致虛之極者始能冥漠上通子輩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奈何妄問所主耶凡傷寒顯頭疼之症者用輕清藥
徹其邪從上出所謂表也用搐鼻藥搐去腦中黃水
所謂裏也若熱已平復當慮熱邪未盡用下藥時大
黃必須酒浸藉酒力以上達所謂鳥巢高巔射而取
之之法也今世治大頭瘟一症皆從身之軀殼分表
裏不從頭之軀殼分表裏是以死亡莫救誠知腦之
自為一臟而顛力以攻之思過半矣

辨黃長人傷寒疑難危症治驗并詳誨門人



黃長人犯房勞病傷寒守不服藥之戒身熱已退十餘
日外忽然昏沉渾身戰慄手足如冰舉家忙亂亟請余
至一醫已合就薑附之藥矣余適見而駭之姑俟診畢
再三闢其差謬主家自疑陰症言之不入又不可以理
服只得與醫者約曰此一病藥入口中出生入死關係
重大吾與丈各立擔承倘至用藥差悞責有所歸醫者
云吾治傷寒三十餘年不知甚麼擔承余笑曰有吾明
眼在此不忍見人活活就斃吾亦不得已也如不擔承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待吾用藥主家方纔心安亟請用藥余以調胃承氣湯
約重五錢煎成熟服半盞少頃又熱服半盞其醫見厥
漸退人漸甦知藥不悞辭去仍與前藥服至劑終人事
大清忽然渾身壯熱再與大柴胡一劑熱退身安門人
問曰病者云係陰症見厥先生確認為陽症而用下藥
果應其理安在答曰其理頗微吾從悟入可得言也凡
傷寒病初起發熱煎熬津液鼻乾口渴便秘漸至發厥
者不問知其為熱也若陽症忽變陰厥者萬中無一從



古至今無一也蓋陰厥得之陰症一起便直中陰經唇
青面白遍體冷汗便利不渴身踈多睡醒則人事了了
與傷寒傳經之熱邪轉入轉深人事昏惑者萬萬不同
諸書類載陰陽二厥為一門即明者猶為所混況昧者
乎如此病先犯房室後成傷寒世醫無不為陰症之名
所惑往往投以四逆等湯促其暴亡而誘之陰極莫救
致冤鬼夜嚎尚不知悟總繇傳派不清耳蓋犯房勞而
病感者其勢不過比常較重如發熱則熱之極惡寒則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寒之極頭痛則痛之極所以然者以陰虛陽往乘之非
陰盛無陽之比況病者始能勿藥陰邪必輕旬日漸發
尤非暴症安得以陰厥之例為治耶且仲景明言始發
熱六日厥反九日後復發熱三日與厥相應則病旦暮
愈又云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
明明以熱之日數定厥之痊期也又云厥多熱少則病
進熱多厥少則病退厥愈而熱過久者必便膿血發癰
厥應下而反汗之必口傷爛赤先厥後熱利必自止見



厥復利利止反汗出咽痛者其喉為痺厥而能食恐為
除中厥止思食邪退欲愈凡此之類無非熱深發厥之
旨原未論及於陰厥也至於陽分之病而妄汗妄吐妄
下以致勢極如汗多亡陽吐利煩躁四肢逆冷者皆因
用藥差悞所致非以四逆真武等湯挽之則陽不能回
亦原不為陰症立方也蓋傷寒纔一發熱發渴定然陰
分先虧以其悞治陽分比陰分更虧不得已從權用辛
熱先救其陽與純陰無陽陰盛隔陽之症相去天淵後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人不窺製方之意見有成法轉相效尤不知治陰症以
救陽為主治傷寒以救陰為主傷寒縱有陽虛當治必
看其人血肉充盛陰分可受陽藥者方可回陽若面鰲
舌黑身如枯柴一團邪火內燔者則陰已先盡何陽可
回耶故見厥除熱存津液元氣於什一已失之晚況敢
助陽劫陰乎證治方云若證未辨陰陽且與四順丸試
之直指方云未辨疑似且與理中丸試之亦可見從前
未透此關縱有深心無可奈何耳因為子輩詳辨并以



告後之業醫者

胡貞臣曰性光自啟應是軒岐堂上再來

治金鑑傷寒死症奇驗

金鑑春月病溫悞治二旬釀成極重死症壯熱不退譫
語無倫皮膚枯澁胸膈板結舌卷唇焦身踈足冷二便
略通半渴不渴面上一團黑滯從前諸醫所用之藥大
率不過汗下和溫之法絕無一効求救於余余曰此症
與兩感傷寒無異但兩感症日傳二經三日傳經已盡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一 寓意草

即死不死者又三日再傳一週定死矣此春溫症不傳
經故雖邪氣畱連不退亦必多延幾日待元氣竭絕乃
死觀其陰症陽症兩下混在一區治陽則礙陰治陰則
礙陽與兩感症之病情符合仲景原謂死症不立治法
然曰發表攻裏本自不同又謂活法在人神而明之未
嘗教人執定勿藥也吾有一法即以仲景表裏二方為
治雖未經試驗吾天機勃勃自動若有生變化行鬼神
之意必可効也於是以前麻黃附子細辛湯兩解其在表



陰陽之邪果然皮間透汗而熱全清再以附子瀉心湯
兩解其在裏陰陽之邪果狀胸前柔活人事明了諸症
俱退次日即思粥以後竟不需藥只此二劑而起一生
於九死快哉

辨徐國禎傷寒疑難急症治驗

徐國禎傷寒六七日身熱目赤索水到前復置不飲異
常大躁將門牖洞啟身卧地上展轉不快更求入井一
醫洶洶急以承氣與服余診其脉洪大無倫重按無力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謂曰此用人參附子乾薑之症奈何認為下症耶醫曰
身熱目赤有餘之邪躁急若此再以人參附子乾薑服
之踰垣上屋矣余曰陽欲暴脫外顯假熱內有真寒以
薑附投之尚恐不勝回陽之任況敢以純陰之藥重劫
其陽乎觀其得水不欲嚥情已大露豈水尚不欲嚥而
反可嚥大黃芒硝乎天氣燠蒸必有大雨此症頃刻一
身大汗不可救矣且既認大熱為陽症則下之必成結
胸更可慮也惟用薑附所謂補中有發并可以散邪退



熱一舉兩得至穩至當之法何可致疑吾在此久坐如
有差悞吾任其咎於是以前子乾薑各五錢人參三錢
甘草二錢煎成冷服服後寒戰憂齒有聲以重綿和頭
覆之縮手不肯與診陽微之狀始著再與前藥一劑微
汗熱退而安

胡貞臣曰雄辨可謂當仁

治錢仲昭傷寒發癍危症奇驗

錢仲昭患時氣外感三五日發熱頭疼服表汗藥疼止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熱不清口乾唇裂因而下之遍身紅癍神昏譫語食飲
不入大便復秘小便熱赤脉見緊小而急謂曰此症全
因悞治陽明胃經表裏不清邪熱在內如火燎原津液
盡乾以故神昏譫妄若癍轉紫黑即刻死矣目今本是
難救但其面色不枯聲音尚朗乃平日保養腎水有餘
如旱田之側有下泉未竭故神雖昏亂而小水仍通乃
陰氣未絕之徵尚可治之不用表裏單單只一和法取
七方中小方而氣味甘寒者用之惟如神白虎湯一方



足以療此蓋中州元氣已離大劑急劑復劑俱不敢用而虛熱內熾必并寒氣味方可和之耳但方雖宜小而服藥則宜頻如饑人本欲得食不得不漸漸與之必一晝夜頻進五七劑為浸灌之法庶幾邪熱以漸而解元氣以漸而生也若小其劑復曠其日縱用藥得當亦無及矣如法治之更一晝夜而病者熱退神清脉和食進其癩自化

胡貞臣曰病與藥所以狀之地森森警發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治傷寒壞症兩腰僂廢奇驗

張令施乃弟傷寒壞症兩腰僂廢卧床徹夜痛叫百治不効求診於余其脉亦平順無患其痛則比前大減余曰病非死症但恐成廢人矣此症之可以轉移處全在痛如刀刺尚有邪正互爭之象若全然不痛則邪正混為一家相安於無事矣今痛覺大減實有可慮宜速治之病者曰此身既廢命安從活不如速死余蹙額欲為救全而無治法諦思良久謂熱邪深入兩腰血脉久閉



不能復出止有攻散一法而邪入既久正氣全虛攻之
必不應乃呂桃仁承氣湯多加肉桂附子二大劑與服
服後即能強起再做前意為丸服至旬餘全安此非昔
人之已試乃一時之權宜也朕有自來矣仲景於結胸
症有附子瀉心湯一法原是附子與大黃同用但在上之
症氣多故以此法瀉心朕則在下之症血多獨不可做
其意而合桃仁肉桂以散腰間之血結乎後江古生乃
弟傷寒兩腰僂廢痛楚不勞思索徑用此法二劑而愈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胡卣臣曰金針雖度要解鑄古鎔今始能措手

辨黃起潛曙修時氣傷寒治各不同

黃曙修與乃翁起潛春月同時病溫乃翁年老而勢輕
曙修年富而勢重勢重者以冬不藏精體虛不任病耳
余見其頭重着枕身重着席不能轉側氣止一絲不能
言語畏聞聲響於表汗藥中用人參七分伊表侄施濟
卿恐其家婦女得知不與進藥暗贈人參入藥服後汗
出勢減次日再於和解藥中贈人參一錢與服服後即



大便一次曙修頗覺輕爽然疑藥下之早也遣人致問
余告以此症表已解矣裏已和矣今後緩調即日向安
不必再慮往診見老翁病尚未愈頭面甚紅謂曰望八
老翁下元虛憊陽浮於上與在表之邪相合所謂戴陽
之症也陽已戴於頭面不知者更行表散則孤陽飛越
而危殆立至矣此症從古至今只有陶節菴立法甚妙
呂人參附子等藥收拾陽氣歸於下元而加葱白透表
以散外邪如法用之即愈萬不宜遲渠家父子俱病無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人敢主且駭為偏僻之說旋即更醫投以表藥頃刻陽
氣升騰肌膚粟起又頃刻寒顫咬牙渾身凍裂而逝翁
雖海濱一氓畱心管晏富國之略而費志以沒也良足
悼矣其醫於曙修調理藥仍行尅伐致元氣日削謝絕
醫藥靜養六十餘日方起於床愈後凡遇戚友家見余
用藥率多詆訾設知當日解表和中俱用人參肯捨命
從我乎是其所以得全者藉於濟卿之權巧矣

附傷風戴陽症



石開曉病傷風咳嗽未嘗發熱自覺急迫欲死呼吸不能相續求余診之余見其頭面赤紅躁擾不歇脉亦豁大而空謂曰此症頗奇全侶傷寒戴陽症何以傷風小恙亦有之急宜用人參附子等藥溫補下元收回陽氣不狀子丑時一身大汗脫陽而死矣渠不以為然及日落陽不用事愈慌亂不能少支忙服前藥服後稍寧片刻又為床側添同寢一人逼出其汗如雨再用一劑汗止身安咳嗽俱不作詢其所繇云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連服麻黃藥四劑遂爾躁急欲死狀後知傷風亦有戴陽症與傷寒無別總因其人平素下虛是以真陽易於上越耳

胡貞臣曰戴陽一症剖析精詳有功來學
辨王王原傷寒後餘熱并永定善後要法

王王原昔年感症治之不善一身津液盡為邪熱所燦究竟十年餘熱未盡去右耳之竅常閉今夏復病感纏綿五十多日面足浮腫卧寐不寧耳間氣往外觸蓋新



熱與舊熱相合狼狽為患是以難於去體醫者不察其
綢繆膠結之情治之茫不中竅延至秋深金寒水冷病
方自退然淺者可退深者莫繇遽退也面足浮腫者肺
金之氣為熱所壅失其清肅下行之權也卧寐不寧者
胃中之津液乾枯不能內榮其魂魄也耳間大氣撞出
者久閉之竅氣來不覺今病體虛羸中無阻隔氣逆上
沖始知之也外病雖愈而飲食藥餌之內調者尚居其
半特挈二事大意为凡病感者明善後之法焉蓋人當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感後身中之元氣已虛身中之邪熱未淨於此而補虛
則熱不可除於此而清熱則虛不能任即一半補虛一
半清熱終屬模糊不得要領然舍補虛清熱外更無別
法當細辨之補虛有一法一補脾一補胃如瘧痢後脾
氣衰弱飲食不能運化宜補其脾如傷寒後胃中津液
久耗新者未生宜補其胃二者有霄壤之殊也清熱亦
有二法初病時之熱為實熱宜用苦寒藥清之大病後
之熱為虛熱宜用甘寒藥清之二者亦霄壤之殊也人



<p>身天真之氣全在胃口津液不足即是虛生津液即是補虛故以生津之藥合并寒瀉熱之藥而治感後之虛熱如麥門冬生地黃牡丹皮人參梨汁竹瀝之屬皆為合法仲景每用天水散以清虛熱正取滑石并草一并一寒之義也設悞投參耆苓朮補脾之藥為補寧不併邪熱而補之乎至於飲食之補但取其氣不取其味如五穀之氣以養之五菜之氣以充之每食之間便覺津津汗透將身中蘊蓄之邪熱以漸運出於毛孔何其快哉人皆不知此理急於用肥甘之味以補之目下雖精采健旺可喜不思油膩阻滯經絡邪熱不能外出久久充養完固愈無出期矣前哲有鑑於此寧食淡茹蔬使體暫虛而邪易出乃為貴耳前藥中以浮腫屬脾用苓朮為治以不寐責心用棗仁茯神為治總以補虛清熱之旨未明故詳及之</p>	<p>欽定四庫全書</p>	<p>醫門法律</p>	<p>寓意草</p>
<p>胡貞臣曰傷寒後飲食藥餌二法足開聾瞶</p>	<p>答門人問蔣中尊受病致死之因</p>		



門人問曰崇明蔣中尊病傷寒臨危求肉汁淘飯半碗
食畢大叫一聲而逝此曷故也答曰今人外感病兼內
傷者多用藥全要分別如七分外感三分內傷則治外
感藥中宜用緩劑小劑及薑棗和中為引庶無大動正
氣汗血等累若七分內傷三分外感則用藥全以內傷
為主但加入透表藥一味而熱服以助藥勢則外感自
散蓋以內傷之人纔有些微外感即時發病不似壯盛
之人必所感深重其病乃發也蔣中尊者向曾見其滿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面油光已知其精神外用非永壽之人也人惟欲然不
足方有餘地可以應世可以當病若夫神采外揚中之
所存寧復有幾耶近聞其宦情與聲色交濃宵征海面
冒蜃煙蛟霧之氣尚犯比頑之戒則其病純是內傷而
外感不過受霧露之氣耳霧露之邪其中人也但入氣
分清道原不傳經故非發表攻裏所能驅惟培元氣厚
穀氣則邪不驅而自出設以其頭暈發熱認為太陽之
症悞表其汗則內傷必轉增而危殆在所必至矣且內



傷之人一飽一饑蚤已生患又悞以為傷寒而絕其食
已虛益虛致腹中餒憊求救於食食入大叫一聲者腸
斷而死也此理甚明如饑民仆地即死氣從中斷不相
續也又如膈病展轉不能得食臨危每多大叫而逝以
無外感之邪亂其神明是以炯炯自知其絕也果有外
邪與正交爭其人未死前已昏惑不省矣安得精明
若是哉子於望聞問切之先早清其鑑可矣

門人又問曰每見人之神采外揚者病發恒多汗而躁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急不識何藥可以治之答曰上藥在以神治神蓋神既
外揚必須內守方可逆挽老子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
其白守其黑真對症之藥也若夫草木之性則取其氣
下達而味沉厚者用之恒使勿缺倣灌園之例頻頻預
沃之以水而防其枯竭可也

門人又問曰臨危索飯之時尚有藥可救否曰獨參湯
可以救之吾嘗治一孕婦傷寒表汗過後忽喚婢作伸
寃之聲知其擾動陽氣急迫無奈令進參湯不可捷得



遂以白朮三兩熬濃汁一碗與服即時安妥況人參之力百倍白朮耶

論內傷轉瘧宜防虛脫并治驗

袁繼明素有房勞內傷偶因小感自煎薑葱湯表汗因而發熱三日變成瘧疾余診其脉豁大空虛且寒不成寒熱不成熱氣急神揚知為元陽衰脫之候因謂其父曰令郎光景竊慮來日瘧至大汗不止難於救藥倘信吾言今晚急用人參二兩煎濃湯預服防危渠父不以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為意次日五鼓時病者精神更覺恍惚扣門請救及覓參至瘧已先發矣余甚徬徨恐以人參補住瘧邪雖救急無益也只得姑俟瘧勢稍退方與服之服時已汗出粘濡頃之果然大汗不止昏不知人口流白沫灌藥難入直至日暮白沫轉從大孔遺出余喜曰白沫下行可無恐矣但內虛腸滑獨參不能勝任急以附子理中湯連進四小劑人事方甦能言但對面譚事不清門外有探病客至渠忽先知家人驚以為祟余曰此正神魂之



離舍耳吾以獨參及附子理中駟馬之力追之尚在半
返未返之界以故能知宅外之事再與前藥二劑而安

胡貞臣曰病情上看得委息周至大開生面

推原陸中尊癰患病機及善後法

陸六息先生體偉神健氣旺血充從來無病蒞任以後
適值奇荒巨寇憂勞百倍因而病癰食飲減少肌肉消
瘦形體困倦口中時時噯氣其候一日輕一日重纏綿
三月大為所苦察脉辨症因知先生之癰乃饑飽勞佚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所感受傷在陽明胃之一經夫陽經受病邪氣淺而易
愈乃至為所苦者緣不識病之所在藥與病邪不相值
反傷其正耳誠知病邪專專在胃則胃為水穀之海多
氣多血之區一調其胃而癰立止矣故飲食減而大便
轉覺艱澀者胃病而運化之機遲也肌肉消瘦者胃主
肌肉也形體困倦者胃病而約束之機關不利也口中
時時噯氣者胃中不和而顯晦塞之象也至於一日輕
一日重者此人所不經見之症病機之最當發明者其



候亦陽明胃經之候也內經陽明脉解篇有曰陽明之
病惡人與火聞木聲則惕然而驚及刺瘧篇又曰陽明
之症喜見火喜見日月光何經文之自為悖謬耶不知
此正更實更虛之妙義而與日輕日重之理相通者也
夫陽明得病之始則邪氣有餘故惡人惡火惡木音者
惡其助邪也及其病久則邪去而正亦虛故喜火喜日月
光者喜其助正也若是則時日干支之衰旺其與人身
相關之故可類推矣蓋甲丙戊庚壬者天時之陽也乙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丁巳辛癸者天時之陰也瘧久食減胃中之正已虛而
邪去未盡是以值陽日助正而邪不能勝則輕值陰日
助邪而正不能勝則重也夫人身之病至於與天時相
召亦云亟矣使當日稍知分經用藥何至延綿若是哉
迄今喫緊之處全以培養中氣為主蓋人雖一胃而有
三腕之分上腕象天清氣居多下腕象地濁氣居多而
其能升降濁者全賴中腕為之運用一如天地定位
不可無人焉叅贊之也先生下腕之濁氣本當下傳也



而傳入腸中則艱不當上升也而升至胸中甚易者無
他中脘素受飲食之傷不能阻下脘濁氣上干清道耳
試觀天地間有時地氣上而為雲必得天氣下而為雨
則二氣和而晴爽立至若一味地氣上升天氣不降則
太空窒塞而成陰暄之象人之胃中亦猶是也清濁偶
有相干頃當自定設有升無降則逼矣故中脘之氣旺
則水穀之清氣上升於肺而灌輸百脉水穀之濁氣下
達於大小腸從便溺而消胸中何窒塞之有哉此所以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培養中氣為亟亟也中氣旺則濁氣不久停於下脘而
臍下丹田之真氣方能上下無礙可以呼之於根吸之
於蒂深深其息矣所用六味地黃丸凝滯不行之藥大
為胃病所不宜況於濁氣上干反以陰濁之屬揚波助
流尤無所取今訂理中湯一方升清降濁為合法耳

胡貞臣曰說病機處花雨繽紛令觀者得未曾有

寓意草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寓意草卷二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趙正池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欽定四庫全書

寓意草卷二

南昌喻昌撰

力爭截瘧成脹臨危救安奇驗

劉泰來年三十二歲面白體豐夏月慣用冷水灌汗坐
卧巷曲當風新秋病瘧三五發後用藥截住遂覺胸腹
間脹滿日增不旬日外腹大胸高上氣喘急二便全無
食飲不入能坐不能卧能俛不能仰勢頗危急雖延余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至家其專主者在他醫也其醫以二便不通服下藥不
應商用大黃二兩作一劑病者曰不如此不能救急可
速煎之余駭曰此名何病而敢放膽殺人耶醫曰傷寒
腸結下而不通惟有大下一法何謂放膽余曰世間有
不發熱之傷寒乎傷寒病因發熱故津液枯槁腸胃乾
結而可用下藥以開其結然有不轉失氣者不可攻之
戒正恐悞治太陰經之腹脹也此病因腹中之氣散亂
不收故津水隨氣橫決四溢而作脹全是太陰脾氣不



能統攝所致一散一結相去天淵再用大黃猛劑大散其氣若不脹死定須腹破曷不畱此一命必欲殺之為快耶醫唯唯曰吾見不到姑已之出語家人曰吾去矣此人書多口溜不能與爭也病家以余逐其醫而含怒私謂醫雖去藥則存且服其藥請來未遲纔取藥進房余從後追至擲之溝中病者殊錯愕而婉其辭曰此藥果不當服亦未可知但再有何法可以救我其二弟之不平則徵色而且發聲矣余即以一柬面辨數十條而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定理中湯一方於後病者見之曰議論反覆精透但參朮助脹安敢輕用大黃藥已喫過二劑尚未見行不若今日且不服藥捱至明日再看光景亦無可奈何之辭也余曰何待明日腹中真氣漸散今晚子丑二時陰陽交剝之界必大汗暈眩難為力矣病者曰剉好一劑俟半夜果有此症即刻服下何如不識此時服藥尚可及否余曰既畏吾藥如虎煎好備急亦通余就客寢坐待室中呼召絕無動靜次早其子出云昨晚果然出汗發



暈忙服尊劑亦不見效但略睡片時仍舊作脹進診病者曰服藥後喜疾勢不增略覺減可且再服一劑未必大害余遂以三劑藥料作一劑加人參至三錢服過又進一大劑少加黃連在內病者扶身出廳云內脹大減即不用大黃亦可耐但連日未得食必用大黃些些略通大便吾即放心進食矣余曰如此爭辨還認作傷寒病不肯進食其實喫飯喫肉亦無不可於是以前老米煮清湯飲之不敢吞粒余許以次日一劑立通大便病者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寓意草

始快其二弟亦快云定然必用大黃但前後不同耳次日戚友俱至病者出廳問藥余曰腹中原是大黃推蕩之泄糞其所以不出者以膀胱脹大腹內難容將大腸撐緊任憑極力努睜無隙可出看吾以藥通膀胱之氣不治大便而大便自至足為証驗於是以五苓散本方與服藥纔入喉病者即索穢桶小便先出大便隨之頃刻泄下半桶觀者動色競稱華佗再出然亦非心服也一月後小患傷風取藥四劑與葷酒雜投及傷風未止



併謂治脹亦屬偶然竟沒其功然余但恨不能分身剖
心指引迷津耳實無居功之意也

胡貞臣曰世間不少血性男子然肝腦無補者多
矣此段轉移全在危疑關頭着力所以為超

詳述陸平叔傷寒危證治驗并釋門人之疑

陸平叔文學平素體虛氣怯面色痿黃藥宜溫補不宜
寒涼固其常也秋月偶患三瘧孟冬復受外寒雖逗寒
熱一班而未至大寒大熱醫者以為瘧後虛邪不知其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為新受實邪也投以參朮補劑轉致奄奄一息遷延兩
旬間有從外感起見者用人參白虎湯畧無寸效昏昏
嘿嘿漫無主持彌畱之頃昆弟子姓倉皇治木召昌診
視以決行期之早暮非求治療也昌見其脉未大壞腹
未大滿小水尚利但筋脉牽掣不停因謂此病九分
可治祇恐手足痿廢仲景有云經脉動惕者久而成痿
今病已廿三日之久血枯筋燥從可識矣吾今用法治
則兼治當於仲景之外另施手眼以仲景雖有大柴胡



湯兩解表裏之法而無治痿之法變用防風通聖散成
方減白朮以方中防風荆芥薄荷麻黃桔梗為表藥大
黃芒硝黃芩連翹梔子石膏滑石為裏藥原與大柴胡
之制相倣但內有當歸川芎芍藥正可領諸藥深入血
分而通經脉減白朮者以前既用之貽悞不可再悞耳
當晚連服二劑第一劑殊若相安第二劑大便始通少
頃睡去體間津津有汗次早再診筋脉不為牽掣但陽
明胃脉洪大反加隨用大劑白虎湯石膏知母每各兩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寓意草

許次加柴胡花粉芩栝連翹梔子一派苦寒連進十餘
劑神識始得漸清粥飲始得漸加經半月始起坐於牀
經一月始散步於地人見其康復之難咸憂其虛抑且
畧一過啖即爾腹痛便泄儼似虛證昌全不反顧但於
行滯藥中加用柴胡桂枝升散餘邪不使下溜而變痢
以取憊然後改用葳蕤二冬畧和胃氣間用人參不過
五分前後用法一一不違矩矱乃克起九死於一生也
門人不解謂先生治此一病藉有天幸內經云盛者責



之虛者責之先生今但責其邪盛而不責其體虛是明
與內經相背也余笑曰吾非驚末忘本此中奧義吾不
明言金針不度也緣平叔所受外邪不在太陽而在陽
明故不但不惡寒且并無傳經之壯熱有時畧顯潮熱
又與內傷發熱相倣誤用參朮補之邪無出路久久遂
與元氣混合為一如白銀中傾入鉛銅則不成銀色所
以神識昏惑嘿嘿不知有人理耳又陽明者十二經脉
之長能束筋骨而利機關陽明不治故筋脉失養而動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惕不寧耳然經雖陽明而治法迥出思議之表仲景云
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又云傷寒欲再傳
經者鍼足陽明使邪不傳則愈凡此皆指已汗已下已
傳經之邪為言故中土可以消受若夫未經汗下未週
六經方盛之邪中土果能消之否耶所以仲景又云陽
明中風脉浮弦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
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
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脉



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脉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
尿腹滿加噦者不治平叔之脉弦浮大而短氣鼻乾不
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黃過經二十餘日不解悉同
此例第其腹未滿小水尚利則可治無疑然治之較此
例倍難以非一表所能辦也今為子輩暢發其義夫天
包地外地處天中以生以長以收以藏元穹不尸其功
而功歸后土故土膏一動百昌莫不蕃茂土氣一收萬
物莫不歸根仲景之言中土但言收藏而生長之義在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寓意草

學者自會設偏主收藏則是地道有秋冬無春夏能化
物而不能造物矣治病之機亦然平叔之病舉外邪而
錮諸中土則其土為火燔之焦土而非膏沐之沃土矣
其土為灰砂打和之燥土而非沖純之柔土矣焦土燥
土全無生氣而望其草木生之也得乎吾乘一息生機
大用苦寒引北方之水以潤澤其枯槁連進十餘劑其
舌始不向唇外吮啞所謂水到渠成乃更其寒一二劑
此後絕不置力者知其飲食入胃散精於脾如靈雨霖



霖日復一日漫漶沾足無藉人工灌溉而中土可復稼
穡之恒耳必識此意乃知吾前此濫用苦寒正以培生
氣也生氣回而虛者實矣夫豈不知其素虛而反腴其
生耶

面議何茂倩令嫪病單腹脹脾虛將絕之候

從來腫病遍身頭面俱腫尚易治若只單單腹腫則為
難治此其間有所以然之故不可不辨也蓋傳世諸方
皆是悍毒攻劫之法傷耗元氣虧損脾胃可一不可再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之藥縱取效於一時倘至復腫則更無法可療此其一
也且遍身俱腫者五臟六腑各有見症故瀉肝瀉肺瀉
膀胱瀉大小腸之藥間有取效之時而單單腹腫則中
州之地久窒其四運之軸而清者不升濁者不降互相
結聚牢不可破實因脾氣之衰微所致而瀉脾之藥尚
敢漫用乎此又其一也且腫病之可瀉者但可施之西
北壯盛及田野農夫之流豈膏粱老少之所能受設謂
腫病為大滿大實必從乎瀉則病後腫與產後腫將亦



瀉之耶此又其一也且古方原載腫病五不治唇黑傷
肝缺盆平傷心臍出傷脾背平傷肺足底平滿傷腎此
五者不可治矣是其立方之意皆非為不可治之症而
設後人不察槩從攻瀉者何耶惟理脾一法雖五臟見
不治之症而能治者尚多此又其一也張子和以汗吐
下三法劫除百病後人有謂子和之書非子和之筆乃
麻徵君文之者誠為知言如常仲明云世人以補劑療
病宜乎不效者此則過信劉張之學而不顧元氣之羸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劣耳所以凡用劫奪之藥者其始非不遽消其後攻之
不消矣其後再攻之如鐵石矣不知者見之方謂何物
邪氣若此之盛自明者觀之不過為猛藥所攻即以此
身之元氣轉與此身為難首實有如驅良民為寇之比
所謂赤子盜兵弄於潢池亶其然哉明乎此則有培養
一法補益元氣是也則有招納一法升舉陽氣是也則
有解散一法開鬼門潔淨府是也三法具不言瀉而瀉
在其中矣無餘蘊矣



胡貞臣曰脹滿必從乎瀉狀善言瀉者補之中無
非瀉也觀者須識此意始得立言之旨

辨痢疾種種受症不同隨症治驗

胡太夫人偶然肚腹不寧瀉下數行醫以痢疾藥治之
其利轉多更引通因通用之法用九蒸大黃丸三錢下
之遂擾動胃氣脹痛全不思食有似噤口痢狀余診之
見六脉皆沉而伏應指模糊亟曰此非痢疾之症乃悞
治之症也今但安其胃不必治痢而痢自止不必治脹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一 寓意草

痛而脹痛自止於是以四君子湯為主治少加薑蔻煖
胃之藥用之二劑痢果不作但苦胃中脹痛不安必欲
加入行氣之藥以冀脹消痛止而速得進食余固爭曰
寧可緩於食不可急於藥蓋以前因悞藥引動胃氣作
楚如治亂民惟有安之之法若再加行氣則脹痛必無
紀極堅持前說即用橘皮和中亦須炒而又炒絕不惹
動其氣凡五日未得大便亦不惹動其便聽其緩緩痛
止脹消食進便利共七日全安渾不見藥之功其實為



無功之功也噫今之隨主見而圖可喜之功者即生出
事端亦謂病之所有非醫之所造誰懸明鑑而令絲毫
莫遁耶此所以成時醫之世界也

張仲儀初得痢疾三五行即請往診行動如常然得內
傷之脉而夾少陰之邪余診畢即議云此症仍宜一表
一裏但表藥中多用人參裏藥中多用附子方可無患
若用痢疾門諸藥必危之道也仲儀以平日深信徑取
前藥不疑然疾勢尚未著也及日西忽發大熱身重如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巨石頭在枕上兩人始能扶動人事沉困舉家惶亂忙
忙服完表裏二劑次早診時即能起身出房再與參附
藥二劑全安若不辨症用藥痢疾門中幾曾有此等治
法乎況於疾未著而早見乎

周信川年七十三歲平素體堅不覺其老秋月病痢久
而不愈至冬月成休息痢一晝夜十餘行面目浮腫肌
膚晦黑求治於余余診其脉沉數有力謂曰此陽邪陷
入於陰之症也吾以法治之尚可痊愈明日吾自袖藥



來面治於是有人參敗毒散本方煎好用厚被圍椅上
坐定置火其下更以布條捲成鶩蛋狀置椅褥上墊定
肛門使內氣不得下走然後以前藥滾熱與服良久又
進前藥遂覺皮間有津津微潤再溉以滾湯教令努力
忍便不得移身如此約二時之久皮間津潤總未乾病
者心躁畏熱忍不可忍始令連被卧於床上是晚止下
痢二次已後改用補中益氣湯一晝夜止下三次不旬
日而全愈蓋內陷之邪欲提之轉從表出不以急流挽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寓意草
舟之法施之其趨下之勢何所底哉聞王星宰世兄患
久痢諸藥不效蘇郡老醫進以人參敗毒散其勢差減
大有生機但少此一段斡旋之法竟無成功故凡遇陽
邪陷入陰分如久瘧久痢久熱等症皆當識此意使其
緩緩久久透出表外方為合法若急而速則恐纔出又
入徒傷其正耳
朱孔陽年二十五歲形體清瘦素享安逸夏月因構
訟奔走日中暑溼合內鬱之火而成痢疾晝夜一二百



次不能起床以粗紙鋪於褥上頻頻易置但飲水而不
進食其病甚厲肛門如火烙揚手擲足躁擾無奈余診
其脉弦緊勁急不為指撓謂曰此症一團毒火蘊結在
腸胃之內其勢如焚救焚須在頃刻若二三日外腸胃
朽腐矣於是以大黃四兩黃連甘草各二兩入大砂鍋
內煎隨滾隨服服下人事稍寧片刻少頃仍前躁擾一
晝夜服至二十餘碗大黃俱已煎化黃連甘草俱煎至
無汁次日病者再求前藥余診畢見脉勢稍柔知病可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愈但用急法不用急藥遂改用生地黄麥門冬各四兩
另研生汁而以天花粉牡丹皮赤芍藥甘草各一兩煎
成和汁大碗嚥之以其來勢暴烈一身津液從之奔竭
待下利止然後生津養血則枯槁一時難回今脉勢既
減則火邪俱退不治痢而痢自止豈可泥潤滯之藥而
不急用乎服此藥果然下痢盡止但遺些少氣沫耳第
三日思食豈腐漿第四日畧進陳倉米清汁緩緩調至
旬餘方能消穀亦見胃氣之存畱一綫者不可少此焦



頭爛額之客耳

陳汝明病痢發熱如蒸昏沉不食重不可言至第三日
危急將絕方請余診其脉數大空虚尺脉倍加洪盛謂
曰此兩病而湊於一時之症也內有溼熱與時令外熱
相合欲成痢症尚不自覺又犯房勞而為驟寒所乘以
故發熱身重不食昏沉皆屬少陰腎經外感少陰受邪
原要下利清白此因腸中濕熱已蒸成猪肝魚腦敗濁
之形故色雖變而下利則同也再用痢疾門藥一劑即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刻不救矣遂忙以麻黃附子細辛湯一劑與之表散外
邪得汗後熱即微減再用附子理中湯連進二劑熱退
身輕能食改用黃連理中湯丸服至旬日全安

葉茂卿幼男病痢噤口發熱十餘日嘔噦連聲不斷診
其關脉上湧而無根再診其足脉亦上湧而無根謂其
父曰此非噤口痢之症乃胃氣將絕之症也噤口痢者
虛熱在胃壅遏不宣故覺其飽而不思食治宜補虛清
熱兩法此因苦寒之藥所傷不能容食治惟有顛顛溫



補一法而已於是理中湯連投二劑不一時痢下十
餘行遍地俱污茂卿恐藥不對症求更方余曰吾意在
先救胃氣之絕原不治痢即治痢人之大小腸盤疊腹
中甚遠雖神丹不能遽變其糞今藉藥力催之速下正
為美事焉可疑之遂與前藥連服二日人事大轉思食
不噦痢勢亦減四日後止便糟粕以補中益氣調理旬
日全安此可見小兒之痢縱啖傷胃者多內有積熱者
少尤不宜輕用痢疾門中通套治法也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浦君藝病痢疾初起有表邪未散而悞用參朮固表使
邪氣深入又悞服黃連涼解大黃推蕩治經月餘胃氣
不運下利一晝夜百餘行一夕嘔出從前黃連藥汁三
五碗嘔至二三次後胃與腸遂打為一家內中幽門闌
門洞開無阻不但粥飲直出即人參濃膏纔吞入喉已
汨汨從腸奔下危急之中諸昆玉及內戚俱探余曰此
症可無恐乎余曰在此用藥便有可恃吾豈不知疾勢
之危但無別人可任姑以靜鎮之而殫力以報知已耳



於是以大劑四君子湯煎調赤石脂禹餘糧二末連連
與服服後其下痢之勢少衰但腹中痛不可忍君藝曰
前此下痢雖多然尚不痛服此藥而痛增未可再服矣
余曰此正所謂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之說也不痛則危
痛則安何樂而不痛耶仍以前藥再進俟勢已大減纔
用四君子倍茯苓十餘劑全安

胡貞臣曰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使郡邑醫學中倣
此議病先衡量所造高下然後用之則可矣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面議少司馬李萍槎先生悞治宜用急療之法

老先生玉體清瘦澹泊寧靜以御神病邪無從竊入雖
食飲素約然三日始一更衣出孔比入孔尤約故精神
有餘足以慮周當世而中外倚毗壯猷也偶因大便後
寒熱發作有時頗似外感其實內傷非感也緣素艱大
便弩睜傷氣故便出則陰乘于陽而寒頃之稍定則陽
復勝陰而熱也若果外感之寒熱何必大便後始然耶
此時但宜以和平之劑治內傷輔養元氣為上加入外



感藥驅導兼行必致內傷轉增奈何先生方欲治腸中之燥醫家又欲除內蘊之濕不思腸燥為相安之恒可以不治即治之不過潤腸生血亦無不可若乃見為濕熱而用滑利之藥以驅之則悞甚矣蓋瘦人身中以濕為寶有濕則潤無濕則燥今指燥為濕是指火為水也且膀胱者水道也大腸者穀道也以三日一便之腸悞用滑藥轉致澀出無度猶不悔悟每一大遺輒矜祛濕之力世間豈有濕從穀道而出之理哉不過因主人慙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快大腸之潤而謬飾其詞耳詎知滄海不足以實漏卮而元氣日削乎始之陰陽交勝者漸至交離而陰從瀉傷陽從汗傷兩寸脉浮而空陽氣越於上關尺脉微而細陰氣越於下不相維附勢趨不返矣然汗出尚有時而下利則無時究竟陰陽之氣兩竭於下便出急如箭肛門熱如烙此時尚以滑石木通猪苓澤瀉等分利小水以止泄不知陰虛自致泉竭小便從何得來止令數十年大腸之積蓄盡空仰給於胃脘食入毋俟停畱已



挈柄而挹之下注久久胃不能給遂將腸中自有之垢
暗行驅下其臭甚腥色白如膿垢盡而腸氣亦不畱祇
是周身元氣至寶坐耗於空虛之府非不服人參大補
然藥力入胃則腸空入腸則胃空便出則腸胃俱空繇
是下空則上壅胸膈不舒喉間頑痰窒塞口燥咽乾徹
夜不寐一切食物惟味薄質輕者胃中始受而受之此
時尚圖養血安神調脾祛痰曠日緩治其不達時宜也
甚矣夫宣房瓠子之決天子公卿咸輕擲金馬璧雞奠之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_寓意草

附藥議

方用人參白朮甘草山茱萸五味子宣木瓜白芍藥
升麻赤石脂禹餘糧 人參白朮茯苓甘草為四君
子湯理脾胃之正藥也而不用茯苓者以其淡滲恐
傷陰也而用山茱萸以收肝氣之散五味子以收腎
氣之散宣木瓜以收胃氣之散白芍藥以收脾氣及



臟氣之散合之參朮之補甘草之緩升麻之升陰陽
兩和俾元氣上者下而下者上團聚於中不散斯脉
不至上盛腹不至雷鳴汗不至淋漓肛不至火熱食
飲自加便泄自止是收氣之散為喫緊關頭故取四
味重複藉其頗力至於用瀋以固脫藥味多般不同
此用餘糧石脂者取其頗固下焦之脫也沉腸胃之
空非二味不填腸垢已去非二味不復其粘着之性
所謂下焦有病人難會須用餘糧赤石脂者以是故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也又沉悞以石之滑者傷之必以石之澁者救之尤
有同氣相求之義耶所以必用大劑藥料煎濃膏調
二末服下恐藥力清薄不遂其畱戀故以啜羹之法
用之取其久停又以飲醇之法用之取其緩入非謂
一飲盡劑強以所難也先生弗解其意見藥劑過重
謂為難用醫者見二味澁藥又從旁破為不可用不
知十劑中澁居其一如七曜經天何可少一曜耶且
石脂不過土之赤者也餘糧不過土之外剛內柔者



也中州土病而引土為治尚謂不宜則諸草木之根
菱更無取矣東海西海天下後世有明者出焉理自
相同光自不掩必求行其所知則淺者售而病乃殆
矣謂之何哉

先生聞名而請極其敬重及見議病議方反多疑意
不才即於方末慨嘆數語飄然而別次日先生語戚
友云昨之論辨甚明但石脂餘糧生平未曾服過即
婁中醫者亦未曾用過只得附未達不敢嘗之義華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天御孝廉薦治陳彥質之病比先生更重幾倍用石
脂餘糧而收成功其案具存可覆閱也其後往郡迎
醫用補劑稍效然不善於補轉致夜間健食脾氣泄
露無餘肛門火烙陽氣下陷久而不升遂成醫癰竟
付外科治瘰吁嗟先生獨何不身事視國也哉

胡貞臣曰萍槎司馬敬歷中外清剛曉練今之顯
允方叔也從津門歸

朝命再下倚任方殷司馬淹留抱疴竟至不起使用嘉



言之言即以疆場死不猶愈易箚家臣之手耶
面議陳彥質臨危之症有五可治

陳彥質患腸風下血近三十年體肥身健零星去血旋
亦生長不為害也舊冬忽然下血數斗蓋謀慮憂鬱過
傷肝脾肝主血脾統血血無主統故出之暴耳彼時即
宜大補急固延至春月則木旺土衰脾氣益加下溜矣
肝木之風與腸風交煽血盡而下塵水水盡而去腸垢
垢盡而吸取胃中所納之食汨汨下行總不停畱變化直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出如箭以致肛門脫出三五寸無氣以收每以熱湯浴
之睜叫托入頃之去後其肛復脫一晝夜下利二十餘
行苦不可言面色浮腫天然不澤唇焦口乾鼻孔黑煤
種種不治所共覩矣僕診其脉察其症因為借箸籌之
得五可治焉若果陰血脫盡當目盲無所視今雙眸尚
炯是所脫者下焦之陰而上焦之陰猶存也一也若果
陽氣脫盡當魄汗淋漓目前無非鬼像今汗出不過偶
有而見鬼亦止二次是所脫者脾中之陽而他臟之陽



猶存也二也胃中尚能容穀些少未顯嘔吐噦逆之症
則相連臟腑未至交絕三也夜間雖艱於睡然交睫時
亦多更不見有發熱之候四也脉已虛軟無力而激之
間亦鼓指是稟受原豐不易摧朽五也但脾臟大傷兼
以失治曠日其氣去絕不遠耳經云陽氣者如天之與
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今陽氣陷入陰中大股熱氣
從肛門泄出如火之烙不但失所已也所以猶存一綫
生意者以他臟中未易動搖如輔車唇齒相為倚藉供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其絕乏耳夫他臟何可恃也生死大關全於脾中之陽
氣復與不復定之陽氣微復則食飲微化便泄微止肛
門微收陽氣全復則食飲全化便泄全止肛門全收矣
然陰陽兩竭之餘偏駁之藥既不可用所藉者必參朮
之無陂復氣之中即寓生血始克有濟但人參力未易
辦况纔入胃中即從腸出不得不廣服以繼之此則存
乎自裁耳於是用人參湯調赤石脂末服之稍安次以
人參白朮赤石脂禹餘糧為丸服之全愈其後李萍槎



先生之病視此尚輕數倍乃見石脂餘糧之藥駭而不用奈之何哉

胡貞臣曰似此死裏求生誰不樂從其他拂情處不無太直然明道之與行術則徑庭矣

論黃湛侯吐血暴症治驗

黃湛侯素有失血病一晨起至書房陡爆一口傾血一盆喉間氣湧神思飄蕩壯熱如蒸頸筋龕勁診其脉尺中甚亂曰此昨晚大犯房勞自不用命也因出驗血見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色如太陽之紅其僕云此血如宰猪後半之血其來甚遠不識痴人有此確喻再至寢室謂曰少陰之脉紫舌本少陰者腎也今腎中之血洶湧而出舌本已硬無法可以救急因諦思良久曰只有一法不得已用丸藥一服墜安元氣若得氣轉丹田尚可緩圖因煎人參濃湯下黑錫丹三十粒喉間汨汨有聲漸下入腹頃之舌柔能言但聲不出余亟用潤下之劑以繼前藥遂與阿膠一味重兩許溶化分三次熱服既以熱湯半日服盡身



熱漸退頸筋漸消進粥與補腎藥連服五日聲出喉清
人事向安但每日尚出淡紅之血蓋許因時令大熱遵
內經熱淫血溢治以鹹寒之旨於補腎藥中多加秋石
服之遂愈

胡貞臣曰此等治法全在批却導竅處用意未許
向痴人說夢

論聞君求血症兼痰症治法

聞君求有失血疾時一舉發其出頗多咳嗽生痰上氣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面青少澤其脉厥陰肝部獨傷原於忿怒之火無疑合
色脉諦詳總是陰血不足耳但從前所用之藥本以生
血反滋其痰本以驅痰轉耗其血似是而非誰其辨之
夫脉之充也色之華也皆氣與血之為也以脫血故致
令氣亦易脫每每上升胸膈喘促脹悶不利於語言行
持雖舉發有時然非細故矣乃用行氣藥以取快何異
操刀使割耶誠欲氣不上升無過於血日滋長暗將浮
游之氣攝入不息之途乃為良治然胸膈肺胃間頑痰



膠結既阻循環又難培養似乎痰不亟除別無生血之法矣不知此症而欲除痰痰未必除氣已先盡不得之數也從來痰藥入腹其痰不過暫開復閉勞而無功吾於此每用乘機利導之法先以微陽藥開其痰繼以純陰峻投如決水轉石亟過痰之關隘迨至痰之開者復閉所用生血之藥蚤已從天而下日續一日久久而血生血生而氣返血室如浪子歸家轉能興家所藉以驅膠結之痰者即此氣也此際始加除痰之藥庶幾痰去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寓意草

氣存累年之疾至是始得痊安耳然飲食最宜致慎不但肥甘生痰厚味傷陰已也人身自平旦至日中行陽二十五度飲食易消故不成痰自日中至合夜行陰二十五度飲食不消故易成痰釋教以過午戒食其大藥王護身之一則歟進之調攝尤為緊關蓋賢人嘗以秋冬養陰秋者於時為收冬者於時為藏法天地之收藏而寧茹母吐寧拒母迎寧早卧母早興蟄蟲尚知閉戶豈君子可無居室之功耶況乎欲血不再脫尤貴退藏



於密耶又況乎厥陰肝木受病其憔悴之色見於三時者猶可諉之病色至春月發榮之時更何諉耶然春月之榮不自春月始也始於秋冬收藏之固設冬月水臟所儲者少春月木即欲發榮其如泉竭不足以溉苞稂何故失此不治至春病危始圖之則萬無及矣

胡貞臣曰捫虱而譚可驚四座

為顧枚先議失血症治并論病機

顧枚先年二十餘歲身軀肥大平素嗜酒邇來鰥居鬱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鬱壬午孟夏患失血症每晚去血一二盞至季夏時去血無算面色不見憔悴肌肉不見消瘦診其脉亦不見洪盛晝夜亦不見寒熱但苦上氣喘促夜多咳嗽喉間窒塞胸前緊逼背後刺脹腹中悶痛躁急多怒醫以人參阿膠治失血成法用之月餘逾增其勢更醫多方以圖用膏子之潤上而氣時降也用牛膝黃栢之導下而血時息也及服酒研三七少許則血止而咳亦不作但未久血復至咳復增又以為龍雷之火所致思用八味



丸中之些微桂附以引火歸元總繇未識病情也請因是症而益廣病機焉人身血為陰男子不足於陰故以血為寶是以失血之症陰虛多致發熱面色多致枯黑肌肉多致消瘦今病者不然豈其有餘於血哉以病為飲醇傷胃胃為水穀之海多氣多血二十餘年水穀充養之精華以漸內虧而外不覺也胃之脉從頭走足本下行也以嘔血之故逆而上行則呼吸之音必致喘急矣胃之氣傳入大小腸膀胱等處亦本下行也以屢嘔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之故上逆而不下達則腸腹之間必致痛悶矣胃氣上奔嘔逆橫決則胸中之氣必亂至於緊逼痛楚則亂之甚矣胸中之位舍有限已亂之氣無處可容勢必攻入於背以背為胸之府也至於肩髃骨空鑽如刃刺則入之深矣故一胃耳分為三腕上腕氣多下腕血多中腕氣血俱多今胃中既亂氣血混矣不但胃也胃之上為膈其心煩多怒者正內經所謂血并於膈之上氣并於膈之下致然氣血倒矣所以內經又言血并於陽氣并



於陰乃為熱中又言瘴成為消中瘴即熱也消中者善
食多饑而肌肉暗減也病者之嗜飲為熱積胃中其不
病消中而病嘔血者何耶內經又以胃脉本宜洪盛反
得沉細者為胃氣已逆若見人迎脉盛則熱聚於胃而
内生癰今胃脉已見沉細其不成胃癰而成嘔血者又
何耶不知病者嘔血之源與此兩者同出異名耳熱積
於中即為消血積於中即為癰而隨積隨嘔則為此症
揆其致此之繇必以醉飽入房而得之蓋人身氣動則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寓意草

血動而構精時之氣有乾坤鼓鑄之象其血大動精者
血之所化也灌輸原不止胃之一經獨此一經所動之
血為醉飽之餘所阻不能與他經之血緝續於不息之
途是以開此脫血一竇今者竟成熟路矣欲治此病不
如此其分經辨症何從措手乎豈惟經也絡亦宜辨胃
之大絡貫膈絡肺不辨其絡亦孰知膈間緊逆肺間氣
脹痰膠為胃病之所傳哉當此長夏土旺不惟母病而
子失養抑且母邪盡傳於子至三秋燥金司令咳嗽喘



滿之患必增不急治之則無及矣今歲少陰司天少陰
之上熱氣主之運氣熱也夏月適當暑熱時令熱也而
與胃中積熱合煽其癰不治其熱血必不止然不難於
血之止也第患其止而聚也聚於中為蠱為癰猶緩也
聚於上為喘為厥則驟也惟遵內經熱淫血溢治以鹹
寒之旨為主治鹹能走血寒可勝熱庶於消渴癰疽兩
患可無妨礙然必先除經病務俾經脈下走經氣下行
後乃可除絡中之病譬溝渠通而行潦始消也未易言
也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寓意草

病者嘔血經久無法可止父兄敦請僕往救治告以
必須議病不議藥方能用予乃定是案用元明粉化
水煮黃栢秋石化水煮知母以清解蘊熱而消瘀化
疽加甘草以調其苦獨取鹹寒氣味進四劑而血止
可謂神矣醫者果然破藥性大寒渠家果不終其用
延至八月病者胸脇高腫數圍肺内生癰寒熱大作
喘咳不休食飲不入俯几不敢動移以致臀肉磨穿



危在呼吸百計強與醫治斷不應命父兄因生仇恨
再求為其所難以曲盡人情只得極力治之變症蠡
出通計免於五死而得五生病者不戒兼啖生冷肺
復生癰一夕嘔痰如猪膽狀者百十餘枚一臟兩傷
竟至不起僕焦勞百日心力俱殫第無如末流難挽
何矣

胡貞臣曰向傳顧病治愈競稱神僊其後未免以
成敗論矣倘用鹹寒時遇有識者讚之何至渴而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一 寓意草

穿井鬪而鑄兵耶然此案自堪傳也

面論顧季掖乃室奇症治之奇驗

顧季掖乃室仲夏時孕已五月偶爾下血醫以人參阿
膠勉強其胎又經一月身腫氣脹血逆上奔結聚於會
厭胸膈間食飲纔入觸之痛楚轉下甚艱稍急即連粒
嘔出全如噎症更醫數手咸以為胎氣上逼脾虛作腫
而成膈噎也用人參之補五味之收為治延至白露節
計孕期已八月而病造極中之極呼吸將絕始請余診



毫不洩露病狀其脉尺部微瀦難推獨肺部洪大無倫
其喘聲如曳鋸其手臂青紫腫亮如毆傷色余駭曰似
此凶症何不早商季掖曰昨聞黃咫旭乃室有孕而膈
噎得遇良治而愈是以請救但內子身腫氣急不識亦
可療否余曰此症吾視若懸鑑不必明言以滋驚恐姑
以善藥一二劑投之通其下閉上壅可也季掖必求病
名余曰上壅者以肺脉之洪大合於會厭之結塞知其
肺當生癰也下閉者以尺脉之微瀦合於肉色之青腫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知其胎已久壞也善藥者瀉白散加芩桔之苦以開之
不用硝黃等厲藥也服一大劑腹即弩痛如欲產狀季
掖曰產乎余曰肺氣開而下行數時閉拒惡穢得出可
也奚產之云再進一劑身腫稍退上氣稍平下白汚如
膿者數斗裹朽胎而出旬餘尚去白汚並無點血相間
可知胎朽腹中已近百日蔭胎之血和胎俱化為膿也
病者當時胸膈即開連連進粥神思清爽然朽胎雖去
而穢氣充斥周身為青腫者未去也胸厭雖寬而肺氣



壅遏為寒熱咳嗽者未除也余認真一以清肺為主旬
餘果獲全痊

顧升恒曰先生議內子病余甚駭為不然及投劑如
匙開鑰其言果驗朽物既去忽大腫大喘可畏先生
一以清肺藥批却導竅病邪旋即解散不二旬體復
康平抑何神耶內子全而老母不至尸饔幼子不至
啼饑此身不致隻影厚德固難為報耳因思譚醫如
先生真為軒岐繼後世俗之知先生者即謂之謗先
生可也然而百世之下猶當有聞風興起者矣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面論姜宜人奇症與交腸不同治法迥異

姜宜人得奇症簡本草經疏治交腸用五苓散之說以
為神祕余見之辨曰交腸一症大小二便易位而出若
交易然古用五苓治之專為通前陰而設也若此症閉
在後陰二便俱從前陰而出擬之交腸誠有似是實非
者況交腸乃暴病驟然而氣亂於中此症乃久病以漸
而血枯於內有毫釐千里之不同安得擬之原夫疾之



所始始於憂思結而傷脾脾統血者也脾傷則不能統攝而錯出下行有若崩漏實名脫營脫營病宜大補急固乃悞認為崩漏以涼血清火為治則脫出轉多不思天癸已盡潮汛已絕萬無是病其年高氣弱無血以實漏卮者毫不念也於是胞門子戶之血日漸消亡勢不得不借資不仰給矣借資於大腸轉將大腸之血運輸而滲入胞囊久之大腸之血亦盡而大腸之氣附血而行者孤而無主為拳為塊奔疼渙散與林木池魚之殃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禍同矣又如救荒者剝隣國為立盡之墟所不顧矣猶未也仰給於胃脘轉將胃脘之血吸引而滲入胞囊久之胃脘之血亦盡下脫之血始無源自止夫胃脘之血所以榮週身而灌百脉者今乃暗歸烏有則苞稂失潤而黍離足憂血盡而止較之血存而脫又倍遠矣故血盡然後氣亂氣亂然後水穀舍故趨新舍寬趨隘江漢兩渠併歸一路身中為之大亂勢必大腸之故道復通乃可撥亂返治與五苓一方全無干涉又況水穀繇胃



入腸另有幽門泌別清濁今以滲血之故釀為穀道是
幽門闢為坦徑矣尚可用五苓再闢之乎又況五苓之
劫陰為亡血家所深戒乎今之見一病輒有一藥橫於
胸中與夫執成方奉為靈秘者大率皆悞人者也若宜
人之病余三指纔下便問曰病中多哭泣否婢媪曰時
時泣下乃知臟燥者多泣大腸方廢而不用也交腸云
乎哉今大腸之脉纍纍而現於指可虞之時其來春棗
葉生乎棗葉生而言果驗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胡貞臣曰此等症他人不能道隻字似此河漢無
極而更精切不可移易為難能矣

治陸令儀尊堂肺癰奇驗

陸令儀尊堂平日持齋腸胃素枯天癸已盡之後經血
猶不止似有崩漏之意余鑑姜宜人交腸之流弊急為
治之久已痊可值今歲秋月燥金大過濕蟲不生無人
不病咳嗽而尊堂血虛津枯之體受傷獨猛胸脇緊脹
上氣喘急卧寐不寧咳動則大痛痰中帶血而腥食不



易入聲不易出寒熱交作而申酉二時燥金用事諸苦
倍增其脉時大時小時牢伏時弦緊服清肺藥如以勺
水沃焦無俾緩急諸子徬徨無措知為危候余亦明告
以肺癰將成高年難任於是以太葶藶大棗瀉肺湯先通
其肺氣之壅即覺氣稍平食稍入痰稍易出身稍可側
大有生機余曰未也吾見來勢太急不得已而取快於
一時究竟暫開者易至復閉迨復閉則前法不可再用
矣迄今乘其暫開多方以圖必在六十日後交冬至節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方是愈期蓋身中之燥與時令之燥膠結不解必俟燥
金退氣而肺金乃得泰寧耳令儀昆季極懇顛力治之
此六十日間屢危屢安大率皆用活法斡旋緣肺病不
可用補而脾虛又不能生肺肺燥喜於用潤而脾滯又艱
於運食今日脾虛之極食飲不思則於清肺藥中少加
參朮以補脾明日肺燥之極熱盛咳頻則於補脾藥中
少加阿膠以潤燥日續一日扶至立冬之午刻病者忽
自云內中光景大覺清爽可得生矣奇哉天時之燥去



而肺金之燥遂下傳於大腸五六日不一大便畧一潤腸旋即解散正以客邪易去耳至小雪節康健加食倍於曩昔蓋胃中空虛已久勢必加食復其水穀容受之常方為全愈也令儀昆季咸錄微功而余於此症有遐思焉語云寧醫十男子莫醫一婦人乃今寧醫十婦人不醫一男子矣

胡貞臣曰還丹不過九轉舉世模之不就陳詮可襲活法難通也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議郭台尹將成血蠱之病

郭台尹年來似有勞怯意胸腹不舒治之罔效茫不識病之所存也聞僕治病先議後藥姑請診焉見其精神言動俱如平人但面色痿黃有蟹爪紋路而得五虛脉應之因竊疑而詰之曰足下多怒乎善忘乎口燥乎便秘乎胸緊乎脇脹乎腹疼乎渠曰種種皆然此何病也余曰外症尚未顯然內形已具將來血蠱之候也曰何以知之曰合色與脉而知之也夫血之充周於身也榮



華先見於面今色黯不華既無舊恙又匪新疴其所以
憔悴不榮者何在且壯盛之年而見脉細損宜一損皮
毛二損肌肉三損筋骨不起於床矣乃皮毛肌肉步履
如故其所以微弱不健者又何居是敢直斷為血蠱腹
雖未大而腹大之情狀已著如瓜瓠然其日趨於長也
易易耳明哲可不機於早耶曰血蠱乃婦人之病男子
亦有之乎曰男子病此者甚多而東方沿海一帶比他
處更多醫不識所繇來漫用治氣治水之法嘗試天枉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不可勝計總緣不究病情耳所以然者以東海擅魚塩
之饒魚者并美之味多食使人熱中塩者鹹苦之味其
性偏於走血血為陰象初與熱合不覺其病日久月增
中焦沖和之氣亦積漸而化為熱矣氣熱則結而血始
不流矣於是氣居血中血裹氣外一似婦女受孕者然
至彌月時腹如抱甕矣但孕系於胞中如熟果易落蠱
蟠於腹內如附贅難療又不可同語也究而論之豈但
東方之水土致然凡五方之因膏粱厚味椒薑桂糝成



熱中者除癰疽消渴等症不常見外至脹滿一症人人無不有之但微則旋脹旋消甚則脹久不消而成蠱耳倘能見微知著寧至相尋於覆轍耶要知人之有身執中央以運四旁者也今中央反竭四旁以奉其錮尚有精華發見於色脉間乎此所以脉細皮寒少食多汗虺羸之狀不一而足也余言當不謬請自揆之月餘病成竟不能用半載而逝

胡貞臣曰議病開此一法門後有作者不可及矣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答門人問州守錢希聲先生治法

門人問曰州尊暴病嘔血數升指尖微冷喉間窒塞聲不易出安危之機關於醫藥有用溫補人參阿膠之屬者有用涼血生地玄參之屬者有用降火黃栢知母之屬者漫難適從請吾師確言其理以開瞽矇答曰古今論失血之症皆混在痰火一門是以言之不中肯竅吾試為子詳之夫血病有新久微甚無不本之於火然火有陰陽不同治法因之迥遠州尊雖舊嘗失血不過傷



損之類其原頗輕今入春以來忽爾嘔血數盃則出之
暴矣經云暴病非陽則其為火也即非陽火甚明陽火
者五行之火天地間經常可久之物何暴之有設其暴
也復可以五行之水折之不能暴矣惟夫龍雷之火潛
伏陰中方其未動不知其為火也及其一發暴不可禦
以故載陰血而上溢蓋龍雷之性必陰雲四合然後遂
其升騰之勢若天青日朗則退藏不動矣故凡用涼血
清火之藥者皆以水制火之常法施之於陰火未有不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寓意草

轉助其□者也大法惟宜溫補而溫補中之微細曲折
要在講明有素經曰少陰之脉紫舌本謂腎脉紫遶於
舌根之間也又曰咯血者屬腎明乎陰火發於陰中其
血咯之成塊而出不比咳嗽癆症痰中帶血為陽火也
此義從前未有發明惟漢代張仲景為醫中之聖於傷
寒症中垂戒一歎云悞發少陰汗動其經血者下竭上
厥為難治後人隨文讀去至下竭上厥之理總置不講
不知下竭者陰血竭於下也上厥者陰氣逆於上也蓋



氣與血兩相維附氣不得血則散而無統血不得氣則凝而不流故陰火動而陰氣不得不上奔陰氣上奔而陰血不得不從之上溢陰血上溢則下竭矣血既上溢其隨血之氣散於胸中不能復返本位則上厥矣陰氣上逆不過至頸而止不能越高顛清陽之位是以喉間窒塞心忡耳鳴胸膈不舒也然豈但窒塞不舒已哉陰氣久居於上勢必龍雷之火應之於下血不盡竭不止也氣不盡厥亦不止也仲景所以斷為難治者其以是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乎但止曰難治非謂不治也仲景不立治法者以另有卒病論十六卷頗論暴病後世散逸無傳耳吾為子大闢其扁則以健脾中之陽氣為第一義健脾之陽一舉有三善也一者脾中之陽氣旺如天青日朗而龍雷潛伏也一者脾中之陽氣旺而胸中窒塞之陰氣如太空不畱纖翳也一者脾中之陽氣旺而飲食運化精微復生其下竭之血也況乎地氣必先蒸土為濕然後上升為雲若土燥而不濕地氣於中隔絕矣天氣不常清乎



今方書皆治陽火之法至龍雷之火徒有其名而無其
治反妄引久嗽成癆痰中帶血之陽症不敢用健脾增
咳為例不思咯血即有咳嗽不過氣逆上厥之咳氣下
則不咳矣況於原無咳嗽者乎古方治龍雷之火每用
桂附引火歸元之法然施於暴血之症可暫不可常蓋
已虧之血恐不能制其悍而未動之血恐不可滋之擾
耳究而論之治龍雷之火全以收藏為主以秋冬則龍
潛雷伏也用收藏藥不效畧用燥烈為鄉導以示同氣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相求之義則可既已收藏寧敢漫用燥烈乎先生宿有
損傷失血之病值此上下交匱功令森嚴人心欲逞喘
喘其不免是勞傷又益以憂恐恐則傷腎而少陰之血
無端溢出與仲景所謂悞發少陰汗動其血者初無少
異矣又況肝主謀慮性喜疏泄冬間腎氣不藏久已供
肝木之挹取今春令將行而肝木居青龍之位震雷之
司乘權用事是以天時之龍雷未動身中之龍雷先動
其血已暴湧而出不識後此春夏十二氣龍雷大發之



時將何血以奉之耶夫大病須用大藥大藥者天時春
夏而吾心寂然秋冬是也昔人逃禪二字甚妙夫禪而
名之曰逃其心境為何如哉子後遇此病必以崇土為
先土厚則陰濁不升而血患自息萬物以上為根元氣
以上為宅不可不亟講矣

胡貞臣曰今世失血一症甚夥前後四案發明無
窮奧義垂誨慤慤此篇詳論陰火原委尤補千古闕
失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李思萱乃室膈氣危病治驗附葉氏婦治驗

李思萱室人有孕冬月感寒至春而發初不覺也連食
雞麵雞子遂成夾食傷寒一月纔愈又傷食物吐瀉交
作前後七十日共反五次遂成膈症滴飲不入延診時
其脉上湧而亂重按全無嘔噦連綿不絕聲細如蟲鳴
久久方大嘔一聲余曰病者胃中全無水穀已翻空向
外此不可救之症也思萱必求良治以免餘憾余籌畫
良久因曰萬不得已必多用人參但纔入胃中即從腸



出有日費斗金不勾西風一浪之譬奈何渠曰儘在十
兩之內尚可勉備余曰足矣乃煎人參湯調赤石脂末
以墜安其翻出之胃病者氣若稍回少頃大便氣即脫
去凡三日服過人參五兩赤石脂末一觔俱從大腸瀉
出得食仍嘔但不嘔藥耳因思必以藥之渣滓如糲粥
之類與服方可望其少停胃中頃之傳下又可望其少
停腸中於是人參陳橘皮二味剪如芥子大和粟米
同煎作粥與服半盞不嘔良久又與半盞如是再三日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始得胃舍稍安但大腸之空尚未填實復以赤石脂為
丸每用人參湯吞兩許如是再三日大便亦稀此三日
參橘粥內已加入陳倉米每進一盞日進十餘次人事
遂大安矣仍用四君子湯丸調理通共用人參九兩全
愈然此亦因其胎尚未墮有一綫生氣可續故為此法
以續其生耳不然者用參雖多安能回元氣於無何有
之鄉哉後生一子小甚緣母病百日失蔭之故

葉氏婦亦傷寒將發悞食雞麵雞子大熱喘脹余憐其



貧乘病正傳陽明胃經日間為彼雙表去邪夜間即以酒大黃元明粉連下三次大便凡十六行胎仍不動次早即輕安薄粥將養數日全愈此蓋乘其一日驟病元氣大旺盡驅宿物以免纏綿也設泥有孕而用四物藥和合下之則滯藥反為食積樹黨矣

胡貞臣曰前治神矣後治復不減蓋前治明後治良也行所明以持危扶顛藉有天幸者多矣此嘉言所以昭述其事亦曰不得已歟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寓意草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寓意草卷三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趙正池

編修臣倉聖脈覆勛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遜

謄錄監生臣鄒世後



欽定四庫全書

寓意草卷三

南昌喻昌撰

辨黃咫旭乃室膈氣危症用緩治法而愈

咫旭乃室病膈氣二十餘日飲粒全不入口延余診時
尺脉已絕而不至矣詢其二便自病起至今從未一通
止是一味痰沫上湧厭厭待盡無法以處邑庠有施姓
者善決生死謂其脉已離根頃刻當壞余曰不然脉經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明有開活一歎云上部有脉下部無脉其人當吐不吐
者死是吐則未必死也但得天氣下降則地道自通
故此症倍宜治中以氣高不返中無開闔因成危候待
吾以法緩緩治之自然逐日見効於是始獨任以觀驗
否乃遂變旋覆代赭成法而用其意不泥其方緣女病
至尺脉全無則莫可驗其受孕萬一有而不求以赭石
乾薑輩傷之呼吸立斷矣姑闕疑以赤石脂易赭石煨
薑易乾薑用六君子湯加旋覆花煎調服下嘔即稍定



其岳父見用人參以為劫病而致憾余曰無恐也治此
不愈願以三十金為罰如愈一文不取乃全神照應藥
必親調始與服之三日後漸漸不嘔又三日後粥飲漸
加舉家甚快但病者全不大便至是已月餘矣一則憂
病之未除再則憂食之不運刻刻以通利為囑余曰臟
氣久結食飲入胃每日止能透下腸中一二節食飲積
之既久臟氣自然通透原議緩治何得急圖耶舉家僉
以余為不情每進診脉輒聞病者鼻息之揚但未至發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聲相詈耳蓋余以歸地潤腸之藥恐滯膈而作嘔硝黃
通腸之藥恐傷胎而隕命姑拂其請堅持三五日果氣
下腸通而病全瘳矣病瘳而其家竊議曰一便且不能
通曷貴於醫耶月餘腹中之孕果漸形著又議曰一孕
且不能知安所稱高耶吁嗟余之設誠而行以全人夫
妻子母而反以得謗也豈有他哉惟余得謗當世之所
謂醫者然後廼得名耳

胡貞臣曰議論入理之深自然入俗之淺如中無



開闔之語及臟氣逐日漸通之語豈堪向尋嘗索
解耶

面議倪慶雲危症再生治驗

倪慶雲病膈氣十四日粒米不入咽始吐清水次吐綠
水次吐黑水次吐臭水呼吸將絕醫已歇手余適診之
許以可救渠家不信余曰儘今一晝夜先服理中湯六
劑不令其絕來早轉方一劑全安渠家曰病已至此滴
水不能入喉安能服藥六劑乎余曰但得此等并溫入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口必喜而再服不須過慮渠諸子或庠或弁亦知理折
僉曰既有妙方何不即投見効必先與理中然後乃用
此何意也余曰金匱有云病人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
石湯主之吾於此病分別用之者有二道一者以黑水
為胃底之水臭水為腸中之水此水且出則胃中之津
液久已不存不敢用半夏以燥其胃也一者以將絕之
氣止存一系以代赭墜之恐其立斷必先以理中分理
陰陽俾氣易於降下然後代赭得以建奇奏績一時之



深心即同千古之已試何必更疑及簡仲景方見方中
止用煨薑而不用乾薑又謂乾薑比半夏更燥而不敢
用余曰尊人所噫者下焦之氣也所嘔者腸中之水也
陰乘陽位加以日久不食諸多蛔蟲必上居膈間非乾
薑之辣則蛔蟲不下轉而上氣亦必不下轉妙處正在
此君曷可泥哉諸子私謂言有大而非誇者此公頗似
姑進是藥觀其驗否進後果再索藥三劑後病者能言
云內氣稍接但恐太急俟天明再服後旦轉方為妥至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一 寓意草

次早未及服藥復請前醫參酌衆醫交口極沮渠家并
後三劑不肯服矣余持前藥一盞勉令服之曰吾即於
衆醫前立地轉方頃刻見効再有何說乃用旋復花一
味煎湯調代赭石末二茶匙與之纔一入口病者曰好
藥吾氣已轉入丹田矣但恐此藥難得余曰易耳病者
十四日夜不解帶目不交睫憊甚因圖脫衣安寢冷氣
一觸復嘔與前藥立止思粥令食半盞渠饑甚竟食二
盞少頃已食六盞復嘔與前藥立止又因動怒以物擊



婢復嘔與前藥立止已後不復嘔但困倦之極服補藥
二十劑丸藥一斤將息二月始能遠出方悔從前少服
理中二劑耳

胡貞臣曰旋覆代赭一方案中屢建奇績但醫家
未肯信用熟讀前後諸案自了無疑惑矣

論吳叔寶無病而得死脉

吳叔寶先生因治長公聖符之暇日無病索為立案豈
求隔垣早見而徹土先防乎僕未悉翁平素之脉因嘗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藥而吐瀉交作始為診之見脉躁而不靜勁而不柔疑
所傷甚大乃翁漫不介意無非恃體之堅固耳及具道
平昔始知稟受元陽甚旺從前所患皆為熱中之病蓋
膏梁厚味之熱陽氣載以俱升熱必發為癰疽疔毒及
膿潰斗許毒盡而陽不之夫非得於天者厚邪然屢費
不貲久從暗耗況人身候轉不常始傳熱中今傳寒中
矣熱中則一身之痰俱變為熱痰熱則走故發為瘡瘍
寒中則一身之痰俱變為寒痰寒則凝故結塞於胸膈



不易開散一絲陽氣高亢一絲陽氣卑微耳今見脉中
或三至一轉或五至一轉不與指相值自為區別雖名
三五不調其實陽氣孤危已甚翁弗病則已萬一病出
必匪紓徐迂緩試即以冬時為譬寒威凜冽陰霾晝見
天日無光或有之矣能無慮乎據所稟之厚宜百年有
常乃今亦覺早衰扶身藥餌有斷不可缺者服藥而脉
返其馴緝續罔間尚可臻古稀之列蓋所稟之豐如有國
者祖功宗德之隆即當衰季復有中興一段光彩耳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翁見案不憚至冬月果患胸腹緊痛脹悶不堪以滾
酒熱塩內澆外慰不止服附子理中十數劑始安次
年四月臨喪過哀嘔血升餘服潤滯藥過多飲食入
胃先痛後嘔大便沾滯而不堅燥欲成痰膈在郡更
醫十餘手雜投罔効歸用土醫服觀音對坐草而胃
氣搜削殆盡最後飲水惡熱乃胃中久失穀養津液
盡枯一團真火內熾凡病此症者無不皆然醫者不
審痰膈與熱膈異治尚以牛黃狗寶漫圖僥倖僕以



未病先識不敢染指投劑亦繇時輩媚嫉欲借翁病
為刀俎地先以去年所用之藥為謗端是以即有旋
覆代赭成法可施承當不下耳可勝悼哉

胡貞臣曰輿謗易興易息出於公耳獨壘篋中之
鬼域造端微而貽禍遠可慨可慨

附與門人論飲滾酒過多成膈症之故

過飲滾酒多成膈症人皆知之而所以然之理不達
也蓋膈有二種一者上脘之艱於納一者下脘之艱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一 寓意草

於出耳然人之胃中全是一團沖和之氣所以上脘
清陽居多不覺其熱下脘濁陰居多不覺其寒即時
令大熱而胃中之氣不變為熱時令大寒而胃中之
氣不變為寒氣惟沖和故但能容食不能化食必藉
脾中之陽氣入胃而運化之機始顯此身中自然之
造化也麩蘖之性極能升騰日飲沸酒不輟勢必將
下脘之氣轉升於中上二脘而幽門之口閉而不通
者有之且滾酒從喉而入日將上脘炮灼漸有腐熟



之象而生氣不存窄隘有加止能納水不能納穀者
有之此其所以多成膈症也若夫熱藥之性其傷人
也必僭以火曰炎上也寒藥之性其傷人也必濫以
水曰潤下也不僭不濫而獨傷中焦沖和之氣者必
無之理設果服附子能成膈患去年勸勿飲熱酒時
何不蚤言而治錢州尊失血大劑倍用又何自戾耶
赤土不容硃砂巧於用譖此方之不我穀者豈偶哉

面論大司馬王崧翁公祖耳鳴用方大意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一 寓意草

人身有九竅陽竅七眼耳鼻口是也陰竅二前後二陰
是也陽氣走上竅而下入於陰位則有溺泄腹鳴之候
陰氣走下竅而上入於陽位則有窒塞耳鳴之候故人
當五十以外腎氣漸衰於下每每從陽上逆而腎之竅
開於耳耳之聰司於腎腎主閉藏不欲外泄因肝木為
子疏泄母氣而散於外是以謀慮鬱怒之火一動陰氣
從之上逆耳竅窒塞不清故能聽之用不礙而聽遠不
無少礙高年之體大率類然較之聾病一天一淵聾病



者其竅中另有一膜遮蔽外氣不得內入故以開竅為主而方書所用石菖蒲麝香等藥及外填內攻等法者皆為此而設至於高年陰氣不自收攝越出上竅之理從無一人言及反以治少壯耳聾藥及發表散氣藥兼帶陰虛為治是以百無一効不知陰氣至上竅亦隔一膜不能越出竅外止於竅中汨汨有聲如蛙鼓蚊鑼鼓吹不已以故外入之聲為其內聲所混聽之不清若氣稍不逆上則聽稍清氣全不逆上則聽全清矣不肖悟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明此理凡治高年逆上之氣屢有奇効方中大意全以磁石為主以其重能達下性主下吸又能制肝木之上吸故也而用地黃龜膠羣陰之藥輔之更用五味子山茱萸之酸以收之令陰氣自旺於本宮不上觸於陽竅繇是空曠無礙耳之於聲似谷之受響萬籟之音尚可細聆豈更與人聲相拒艱於遠聽耶此實至理所在但醫術淺薄之輩不能知之試觀人之收視而視愈明返聽而聽愈聰者然後知昌之斯言非臆說也謹論



附荅岵翁公祖書

捧讀祖臺鈞諭耳中根原甚悉且考究方書揣摩內
景即深於醫旨者不能道隻字不肖昌竦然於金玉
之音從茲倍加深入矣慶幸慶幸昨方論中明知左
耳有一膜遮蔽姑置未論但論右耳所以時清時混
之故在於陰氣上觸耳蓋人兩腎之竅雖開於耳而
腎氣上入耳際亦為隔膜所蔽不能越於耳外止於
耳根下少則微鳴多則大鳴甚且將縈耳之筋觸之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跳動直似撞穿耳輪之象者然實必不可出也設陰
氣能出耳外而走陽竅則陰陽相混非三才之理矣
故耳之用妙在虛而能受也外入之氣隨大隨小至
耳無礙惟內觸之氣喏喏有聲所以外入之氣僅通
其半若鬱怒之火動內氣轉增則外入之氣轉混必
內氣漸走下竅上竅復其虛而能受之體然後清清
朗朗聲入即通無壅礙也方書指為少陽膽厥陰肝
二經熱多所致是說在耳分部然少陽之氣能走上



竅其穴皆絡於腦巔無觸筋冲耳之理不當與厥陰混同立說其通聖散一方汗下兼用乃治壯火之法丹溪所取亦無確見惟滾痰丸一方少壯用之多有効者則以黃芩大黃沉香之苦最能下氣而礞石之重墜大約與磁石之用相倣也不肖昌所以不用此方者以其大損脾胃且耗胸中氤氲之氣也至於腎虛耳鳴指作膀胱相火上升則陽火必能透出上竅不為鳴也尤見丹溪無據之譚易言水中有火原說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真火故坎中之一點真陽即真火也高年之人腎水已竭真火易露故腎中之氣易出難收況有厥陰之子為之挹取乎然則壯水之主以制陽光如盞中加油而燈焰自小誠為良治乃云作腎虛治不効者知其泛論世人不為老人立法也夫收攝腎氣原為老人之先務豈丹溪明哲而為此等議論乎不肖昌昨方論中欲返祖臺右耳十餘年之聰以仰答帝鑒慰藉蒼生耳非為左耳數十年之錮論也草野不恭統



惟亮宥謹復

胡貞臣曰耳鳴之故從來無人說透此案方大開

法門

直叙王崧翁公祖病中垂危復安始末

崧翁公祖自春月論耳鳴後見昌執理不阿知為可用
至冬初以脾約便艱再召診視進菴蓉胡麻首烏山藥
等四劑即潤蓋緣腸中少血多風與藥適宜故効敏耳
自是益加信悅時沐枉駕就問披裘相示冬盡偶因飽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食當風忽然一吐傾囊而出胃氣大傷隨召診問體中
微似發熱左關之脉甚大自云始先中脘不舒今覺氣
反攻左始用梨汁不投今用蔗漿稍定不知此何症也
昌因斷曰此虛風之候也以胃中所受之水穀出盡無
畱空虚若谷而風自内生兼腸中久蓄之風乘機上入
是以胃中不安然風入於胃必左投肝木而從其類是
以氣反攻左而左脉即為之大且勁內經云風淫於內
治以甘寒梨汁蔗漿俱甘寒對症之物而一効一不効



者又可知胃中氣虛已極不耐梨性之達下而喜蔗性
之和中也於是以前寒一派之藥定方人參竹瀝麥門
冬生地黃之屬衆議除參不用服後腹中呱呱有聲嘔
出黃痰少許胸中遂快次早大便亦通症似向安然有
可怪者本是胃經受病而胃脉反不見其病祇是上下
兩傍心腎肝肺之脉時時另起一頭不安其常因為剖
心爭論謂此非上下兩傍之見病端也乃中央氣弱不
能四迄如母病而四子失乳故現饑餒之象耳觀祖翁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自云口中之味極淡又云水到喉管即汪住不肯下行
明明是胃中之氣不轉宿水擋住喉間不能更吞新水
耳宜急用四君子湯以理胃氣則中央之樞軸轉而四
畔之機關盡利喉管之水氣不逆而口中之淡味亦除
矣如不見信速請明者商之不便在此羈時悞事也然
而言過激烈反怪為故意驚駭改召二醫有謂中風者
有謂傷寒者見各不同至於人參之不可用則同聲和
之謂症之輕而易療則同力擔之微用發表之藥即汗



出沾濡又同口讚之曾不顧已竭之胃氣追之實難反
開闕而縱之去於是氣高神蕩呃逆不休矣再邀倖而
投黃連一劑將絕之系加極苦以速其絕二醫措手不
及復召昌至則脉已大亂如沸如羹頻轉頻歇神昏不
醒身強莫移年壽間一團黑滯其氣出則順而入必噦
通計畫夜一萬三千五百息即得一萬三千五百噦矣
二醫卸禍謂昌前所議四君子湯今始可用吁嗟呼吸
存亡尚圖雍容樽俎乎據理答之曰氣已出而不入再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加參朮之膩阻立斷矣惟有仲景旋覆代赭石一方可
收神功於百一進一劑而噦勢稍減二劑加代赭至五
錢噦遂大減連進粥神清色亮脉復體輕再用參苓
麥冬木瓜并草平調二日遂康復如初此蓋祖翁少時
純樸不凋故松栢之姿老而彌勁非盡藥之功能也即
論藥亦非參之力乃代赭墜參下行之力也祖翁病劇
問昌何為不至及病間見昌進藥即鼓勇欣賞抑何見
知之深耶而昌亦得藉湯藥以行菽水之事快矣快矣



胡貞臣曰左氏春秋無與於兵而名將以為兵法
之至精見理不到則一心之運用不出也噫難與
俗人言矣

直推崧翁公祖病後再悞貽患

崧翁公祖深知醫理投劑咸中肯綮所以長年久世然
苦耳鳴不樂對客其左右侍從誰能究心醫藥之事前
病獲安競以為人參之力而卸患者反得居功謂其意
中原欲用參但不敢專主姑進不肖商確以示詳慎耳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於是善後之宜一以諉之曾不顧夫一悞再悞也吁嗟
善後之圖遂果易謀乎哉前所論虛風一症昌纔用甘
寒藥二劑稍効俄焉更醫悞以傷寒為治而致危殆昌
雖用旋覆代赭二劑回天然前此虛風本症尚無暇於
驅除而主家及醫其時方競誇人參之力謂調理更宜
倍用無俟參酌曾不思虛風醞釀日深他日再求良治
不能及矣此際欲造庭力爭必謂生端即上書陳說又
恐中格惟有撫膺展轉太息而已吁嗟時事之不可為



大都若此矣然雖不得借箸而籌未可不列眉而論也
內經云風者善行而數變言風之為病無定體也又曰
病成而變此則專言胃風所傳之病變症最多也變症
有五一曰風成為寒熱以風氣通肝則木盛而侮脾胃
故生寒熱也祖翁前病時左關之脉獨大自云氣反攻
左而每多寒熱之候致醫輩視為外感者是其徵也一
曰厥成為巔疾厥者逆也謂胃氣逆而上升成巔頂之
疾如眩暈之類也祖翁前病時呃逆不休時覺昏暈者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是其徵也一曰瘴成為消中瘴者熱也熱積胃中善食
而易饑火之害也祖翁胃中素有積熱而多欲得食者
是其徵也一曰久風為飡泄言胃中風熾飡已即泄不
畱停也祖翁平素三四日始一大便今嘗無故泄下數
行是其徵也一曰脉風成為癘言胃中之風醞釀既久
則榮氣腐而不清肌肉之間漸至潰爛以胃主肌肉也
祖翁四末及脉道之間慣生瘡瘍浸淫為害者是其徵
也此五者總為胃風之病祖翁俱已見端又喜飡羊肉



河豚以召致之然亦不自繇也蓋風煽胃中如轉丸之捷食入易消不得不借資於厚味而不知胃中元氣久從暗耗設虛風止熄即清薄之味尚不易化況於肥甘乎今之醫者全不究病前病後消息明明語以虛風之症竟不知虛風為何物奈何言醫耶奈何言調攝耶昌於此殆不勝古今家國之感矣

案雖定而狂瞽之言未便呈覽兼值昌有浙遊旋日祖翁復得重恙召診時語昌云一病幾危今幸稍可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但徹夜撰改本章不輟神亂奈何昌對曰胃風久熾津液乾稿真火內燔宜用知母一兩人參甘草各一錢日進二劑自安衆議方中用參太少且無補藥佐之全無取義竟置不用連進參朮大劑不効越三日劑中人參竟加一兩服後頃刻氣高不返而仙逝八旬元老勲勒鼎彝子姓森森遶榻三匝夫復何憾獨昌親承棧樸之化於報稱之心有所未慊也哀哉直敘立刻救甦劉筠枝不終其用之故



筠枝先生創業維艱大率得之節嗇者多然七旬御女
不輟此先天元陽固密非人力之所為也若能良賈深
藏可以百年用之不竭奈何以御女之故而數擾其陽
耶夫陽者親上而衛外易出而難收者在根基淺露
之軀毫不敢肆情縱慾幸而根深蒂固不易動搖乃以
房中之術自伐其根而重加栽接致大命危於頃刻豈
悞以節嗇之方而倒施之御女乎夏月陽氣在外陰氣
在內此時調攝之藥全以扶陽抑陰為主翁偶不快實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飲食起居如常醫者以壯年傷暑之藥香薷黃栢石膏
知母滑石車前木通投之即刻不支卧於床褥次早余
見時則身僵頸硬舌強喉啞無生理矣余診畢云此症
雖危然因悞藥所致甫隔一晚尚可以藥速追急以大
附子乾薑人參白朮各五錢甘草三錢大劑煎服可解
此危萬不宜遲渠諸子不能決余忙取藥自煎衆議姑
以前方煎四分之一服之安貼再煎未遲只得從之藥
成送進適前醫再至遂入診良久阻藥不用余面辱其



醫進房親督灌藥寸香之久翁大嘔一聲醒而能言但
聲雌而顫呼諸子乳名云適纔見州官回詢其所繇開
目視之不語轉問醫者何人曰江西喻遂擡手一拱又
云門縫有風來塞塞余甚快忙出煎所存三分之藥以
續進維時嫺族雜至商以肩輿送余歸寓余斷欲進藥
衆勸云且暫回寓或者明日再請其意中必懼吾之面
折醫輩耳及他醫進藥啞蹟如前越二日而逝余為之
嘆惜不已焉七旬御女不輟斧斤於內而假庸醫以權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長子次子繼天斧斤於外而開嫺族以釁氣機久動尚
自謂百年無患也於人乎何尤

胡貞臣曰獻玉而遭別認為頑石也投珠而按劍
詫為不祥也至剖石得玉轉災為祥尚然不識則
何見耶醫事固裂亦所遇適窮耳

論徐嶽生將成痿痺之症

徐嶽生軀盛氣充昔年因食指微傷見血以冷水濯之
遂至血凝不散腫潰出膿血數升小筋脫出三節指廢



不伸邇來兩足間纔至秋月便覺畏冷重綿蔽之外拊
仍熱內揣獨覺其寒近日從踵至膝後筋痛不便遠行
雲間老醫令服八味丸深中其意及僕診自云平素脉
難摸索乃肝肺二部反見洪大大為病進況在冬月木
落金寒時尤為不宜方來之勢將有不可嚮邇者八味
丸之桂附未可輕服也何也筋者肝之合也附筋之血
既經食指之挹取存畱無幾不能榮養筋脉加以忿怒
數動肝火傳熱於筋足跗之大筋得熱而短是以牽強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不便於行也然肝之所主者惟肺木性畏金稟令擁戴
若君主然故必肺氣先清週身氣迺下行今肺脉大則
肺氣又為心主所傷壅窒不清是以陽氣不能下達而
足寒也然則所患雖微已犯三逆平素脉細而今脉大
一逆也肝脉大而熱下傳二逆也肺脉大而氣上壅三
逆也設悞以桂附治之熱者愈熱壅者愈壅即日便成
痿痺矣此際用藥淵乎微乎有尋常不能測識者蓋筋
脉短勁肝氣內錮須亟講於金伐木榮之道以金伐木



而木反榮筋反舒匪深通元造者其孰能知之然非金
氣自壅則木且奉令不暇何敢內拒惟金失其剛轉而
為柔是以木失其柔轉而為剛故治此患先以清金為
第一義也然清金又先以清胃為第一義不清其胃則
飲酒焉而熱氣輸於肺矣厚味焉而濁氣輸於肺矣藥
力幾何能勝清金之任哉金不清如大敵在前主將懦
弱已不能望其成功況舍清金而更加以助火爍金倒
行逆施以為治耶必不得之數矣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翁見藥石之言漫無忌諱反疑為張大其說而莫之
信竟服八味丸一月後痿痺之情悉著不幸所言果
驗乃卧床一載必不令僕一見聞最後陽道盡縮小
水全無乃肺金之氣先絕於上所以致此明明言之
而竟蹈之奈何奈何

胡貞臣曰此治痿痺症之妙法蓮華經也不當作

文字褻視

論江沖寰先生足患治法



庚辰冬於鼎翁公祖園中識先生半面竊見身體重着
行步艱難面色滯晦語言遲緩以為有虛風卒中之候
也因為過慮辛巳秋召診間細察脾脉緩急不調肺脉
勁大然肝木尚平陽氣尚旺是入風之邪未可易中而
筋脉掣痛不能安寢者大率風而加之以濕交煽其虐
所致以斯知尚可引年而施治也何也風者肝之病天
之氣也濕者脾之病地之氣也天氣迅疾故發之暴益
以地氣之迂緩反有所牽制而不能暴矣然氣別則病
殊而氣交則病合有不可不明辨者病殊者在天氣則
風為百病之長其來微則隨相尅為傳次必遍五藏而
始烈其來甚則不繇傳次而直中唯體虛之人患始不
測焉在地氣則濕為下體之患其來微則足跗腫大然
得所勝亦旋消其來甚則害及皮肉筋脉以漸而上攻
亦唯陽虛之人勢始騰越焉兩者一本之天一本之地
病各懸殊治亦異法者也病合者天之氣入於筋脉地
之氣亦入於筋脉時乎天氣勝則筋脉張而勁焉時乎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地氣勝則筋脉蹶而緩焉兩者其源雖異其流則同交
相醞結蔓而難圖者也先生房中之風始雖不可知然
而所感則微也至若濕之一字既以醇酒厚味而釀之
於內又為炎蒸嵐瘴而襲之於外是以足患日熾雖周
身筋脉舒展亦不自如究竟不若足間晝夜掣痛瘡瘍
腫潰浸淫無已也夫春時之風也夏時之濕與熱也秋
時之燥也三時之氣皆為先生一身之患者也而一身
之患又惟一隅獨當之亦良苦矣設內之風濕熱燥不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攘足患其有寧宇乎所可嘉者惟冬月寒水司令勢稍
末減而醫者不識此意每投壯筋骨之藥酒以驅其濕
不知此乃治寒濕之法惟冬月病增者方宜豈以風濕
熱濕而倒行逆施寧不重其困耶況乎先生肺脉勁大
三四日始一大便雖冬月亦喜形寒飲冷而不嘗近火
何所見其為寒濕也哉所以孫真人大小竹瀝等方風
濕熱燥寒五治之藥具備儻侗龐雜後人全不知用若
識此義為去取則神而明之之事矣然則不辨症而用



方者幾何而不悞耶

胡貞臣曰辨症縱橫無礙劍光赫赫逼人

論錢太封翁足患不宜用熱藥再悞

錢叔翁太老先生形體清瘦平素多火少痰邇年內蘊之熱蒸濕為痰辛巳夏秋間濕熱交勝時忽患右足麻木冷如冰石蓋熱極似寒如暑月反雨水雹之類醫者以其足跗之冷也不細察其為熱極似寒悞以牛膝木瓜防己加皮羌獨之屬溫之甚且認為下元虛憊悞用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桂附河車之屬補之以火濟火以熱益熱繇是腫潰出膿水浸淫數月踝骨已下足背指踵廢而不用總為悞治而至此極耳其理甚明無難於辨若果寒痰下墜不過堅凝不散止耳甚者不過痿痺不仁止耳何至腫而且潰黃水淋漓腐肉穿筋耶太翁不知為醫藥所悞乃委咎於方隅神殺所致豈其然哉此與傷寒壞症熱邪深入經絡而生流注無少異也所用參膏但可顯理元氣而無清解濕熱之藥以佐之是以未顯厥効以元老



之官不可以理繁劇設與竹瀝同事人參固其經竹瀝
通其絡則甘寒氣味相得益彰矣徐太掖先生服人參
以治虛風悞佐以附子之熱迄今筋脉短縮不便行持
亦繇不識甘寒可通經絡也且太翁用參膏後脾氣亦
既大旺健運有加矣此時儻能樽節飲食俾脾中所生
之陽氣得顛力以驅痰驅熱則痰熱不畱行而足患
竝可結局乃日食而外加以夜食雖脾氣之旺不為食
所傷然以參力所生之脾氣不用之運痰運熱止用之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以運食誠可惜也今者食入亦不易運以助長而反得
衰迺至痰飲膠結於胸中為飽為悶為頻咳而痰不應
總為脾失其健不為胃行津液而飲食反以生痰漸漬
充滿肺竅咳不易出雖以治痰為急然治痰之藥大率
耗氣動虛恐痰未出而風先入也惟是確以甘寒之藥
杜風消熱潤燥補虛豁痰乃為合法至於辛熱之藥斷
斷不可再悞矣醫者明明見此輒用桂附無算想必因
膿水易乾認為辛熱之功而極力以催之結局耳可勝



誅哉

胡貞臣曰濕熱傷足自上而下也足寒傷心自下而上也自上下者先清其上自下上者先溫其下觀此而民病傷國可知治先在民矣

論浦君藝喘病症治之法

人身難治之病有百症喘病其最也喘病無不本之於肺然隨所傷而互關漸以造於其極惟兼三陰之症者為最劇三陰者少陰腎太陰脾厥陰肝也而三陰又以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少陰腎為最劇經云腎病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此喘病兼腎病之形也又云勞風發在肺下巨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當咳出青黃濃濁之痰如彈子者大不出者傷肺傷肺者死也此喘病兼腎病之情也故有此症者首重在節慾收攝腎氣不使上攻可也其次則太陰脾厥陰肝之兼症亦重勿以飲食忿怒之故重傷肝脾可也若君藝之喘症得之於髫幼非有忿慾之傷止是形寒飲冷傷其肺耳然從幼慣生



瘡癰瘡癰之後復生牙癰脾中之濕熱素多胃中之壯
火素盛是肺經所以受傷之原又不止於形寒飲冷也
脾之濕熱胃之壯火交煽而互蒸結為濁痰溢入上竅
久久不散透開肺膜結為窠囊清氣入之渾然不覺濁
氣入之頃刻與濁痰狼狽相依合為黨援窒塞關隘不
容呼吸出入而呼吸正氣轉觸其痰軒齶有聲頭重耳
響胸背骨間有如刀刺涎涕交作鼻頰酸辛若傷風狀
正內經所謂心肺有病而呼吸為之不利也必俟肺中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所受之濁氣解散下行從前後二陰而去然後肺中之
濃痰咯之始得易出而漸可相安及夫濁氣復上則窠
囊之痰復動窒塞仍前復舉乃至寒之亦發熱之亦發
傷酒傷食亦發動怒動慾亦發所以然者總繇動其濁
氣耳濁氣本居下體不易犯入清道每隨火勢而上騰
所謂火動則氣升者濁氣升也腎火動則寒氣升脾火
動則濕氣升肝火動則風氣升也故以治火為先也然
濁氣既隨火而升亦可隨火而降乃凝神入氣以靜調



之火降而氣不降者何耶則以濁氣雖居於下而肺中之窠囊實其新造之區可以僑寓其中轉使清氣逼處不安亦若為亂者然如寇賊依山傍險蟠據一方此方之民勢必擾亂而從寇也故雖以治火為先然治火而不治痰無益也治痰而不治窠囊之痰雖治與不治等也治痰之法曰驅曰導曰滌曰化曰涌曰理脾曰降火曰行氣前人之法不為不詳至於窠囊之痰如蜂子之穴於房中如蓮實之嵌於蓬內生長則易剝落則難繇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其外窄中寬任行驅導滌涌之藥徒傷他臟此實閉拒而不納耳究而言之豈但窠囊之中痰不易除即肺葉之外膜原之間頑痰膠結多年如樹之有蘿如屋之有遊如石之有苔附託相安倉卒有難於剗伐者古今之為醫者夥矣從無有為此渺論者僕生平治此症最多皆以活法而奏全績蓋肺中濁邪為祟若牛渚怪物莫逃吾燃犀之炤者因是而曠觀病機異哉肺金以脾土為母而肺中之濁痰亦以脾中之濕為母脾性本喜燥



惡濕迨夫濕熱久錮遂至化剛為柔居間用事飲食入胃既以精華輸我週身又以敗濁填彼竅隧始尚交相為養最後挹此注彼顛為外邪示豈弟致使憑城憑社輩得以久遂其奸如附近流寇之地益以巨家大族暗為輸導其滋蔓難圖也有繇然矣治法必靜以馭氣使三陰之火不上升以嘿杜外援又必嚴以馭脾使太陰之權有獨伸而不假敵籟我實彼虛我堅彼瑕批瑕搗虛迅不掩耳不崇朝而掃清穢濁乃廣服大藥以安和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五臟培養肺氣肺金之氣一清則周身之氣翕然從之下降前此上升濁邪允絕其源百年之間嘗保清明在躬矣此蓋行所當然不得不然之法夫豈塗飾聽聞之贅詞耶君藝敦請顛治果獲全瘳益見僕言之非謬矣胡貞臣曰岐黃論道以後從不見有此精細快徹之譚應是醫門靈寶

又曰君藝童年錮疾非所易瘳今疾愈而且得子矣先議後藥功不偉耶



論吳吉長乃室及王氏婦悞藥之治驗

吉長乃室新秋病灑浙惡寒寒已發熱漸生咳嗽然病未甚也服表散藥不愈體日尪羸延至初冬飲以參朮補劑轉覺厭厭欲絕飲食不思有咳無聲瀉利不止危在旦暮醫者議以人參五錢附子三錢加入薑桂白朮之屬作一劑服以止泄補虛而收背水之捷吉長徬徨無措延僕診畢未及交語前醫自外亟至見僕在坐即令疏方僕飄然而出蓋以渠見既訛難與語至理耳吉長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辭去前醫堅請用藥僕因謂曰是病總由悞藥所致始先皮毛間洒浙惡寒發熱肺金為時令之燥所傷也用表散已為非法至用參朮補之則肺氣閉錮而咳嗽之聲不揚胸腹飽脹不思飲食肺中之熱無處可宣急奔大腸食入則不待運化而直出食不入則腸中之垢污亦隨氣奔而出是以瀉利無休也今以潤肺之藥兼潤其腸則源流俱清寒熱咳嗽泄瀉一齊俱止矣但取藥四劑服之必安不足慮也方用黃芩地骨皮甘草杏仁



阿膠初進一劑瀉即少止四劑畢而寒熱俱除再數劑而咳嗽俱全愈矣設當日與時輩商之彼方執參附為是能從我乎又鄉中王氏婦秋月亦病寒熱服參朮後亦厭厭一息但無咳嗽十餘日不進粒米亦無大便時時暈去不省人事其夫來寓中詳述其證求發補劑歸服余以大黄芒硝石羔并草四味為粗末與之彼不能辨歸而煎服其妻云此藥甚鹹夫喜曰鹹果補藥遂將二劑連服頃之腹中弩痛下結糞數塊絕而復甦進粥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寓意草
二盞前病已如失矣鄉人致謝忱始知之凡此素有定見於中故不為臨岐所炫也姑存是案為治病者廣其識焉			
胡貞臣曰毫釐有差千里懸絕案中治法似乎與症相反究竟不爽大難大難			
論鼎翁公祖頤養天和宜用之藥			
舊憲治公祖江鼎寰先生望七之齡精神健旺脉氣堅實聲音洪亮晉接不厭其繁紛絲尚能兼理不羨洛社			



耆英行見熙朝元老矣偶有胸膈弗爽肺氣不清鼻多
濁涕小恙召診日兼患齒痛謹饋以天冬熟地石棗丹
皮枸杞五味等收攝腎氣藥四劑入桂些少為引經服
之齒痛頓止鼻氣亦清第因喉中作乾未肯多服門下
醫者素逢主見治標熱不治本虛特為辨曰祖翁所稟
先天陽氣甚厚冬月尚仍早興晚寢飲蔗啖梨是以服
藥多喜清畏補然補有陰陽之不同陽氣雖旺於上陰氣
未必旺於下髭鬚則黑步履則遲其一徵也運臂則輕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舉腰則重其一徵也陽道易興精液難固其一徵也胃
能多受飽弗久畱又一徵也下本不虛下之精華暗輸
於上是以虛也上本不實清陽之分為陰所湊似乎實
也故陰湊於上而開竅於目則為淚開竅於鼻則為涕
開竅於口則為涎為唾經云五十始衰謂陰氣至是始
衰也陰氣衰故不能自主而從陽上行其屑越者皆身
中之至寶向非收攝歸元將何底極是以事親養老諸
方皆以溫補下元為務誠有見於老少不同治少年人



惟恐有火高年人惟恐無火無火則運化艱而易衰有
火則精神健而難老是火者老人性命之根未可以水
輕折也昔賢治喉乾謂八味丸為聖藥譬之釜底加薪
則釜中津氣上騰理則然矣可見下虛者不但真陰虛
究竟真陽亦虛何也陽氣以潛藏為貴潛則弗亢潛則
可久易道也蓋中加油則燈愈明爐中覆灰則火不熄
與其孤陽上浮為熱曷若一併收歸於下則鼻中之濁
涕不作口中之清液常生雖日進桂附尚不覺其為熱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矧清補潤下之濟而反致疑乎是為辨

胡占臣曰吾鄉諸老享有遐齡者最多鼎寰廉訪
年來絕慾忘機怡情悅性大藥不藉草木之偏上
壽更無涯涘可測此案第借為高年立法理自不
誣

論受先先生漏症善後之宜

舊鄰治父母張受先先生久患穿腸痔漏氣血大為所
耗有荐以吾鄉黃生善敷割者先生神其術一切內治



之藥並取決焉不肖昌雅重先生文章道德之身居瀛
海時曾令門人往候脉息私商善後之策大意謂先生
久困漏卮一旦平成精氣內榮自可百年無患然新造
之區尚未堅固則有浸淫之虞臟氣久虛腸蓄易滯則
有轉注之虞清氣久陷既服甘溫升舉矣然漏下已多
陰血暗耗恐毗於陽水穀易混既用養臟厚腸矣然潤
劑過多脾氣易溜恐毗於陰且漏孔原通精孔精稍溢
出勢必旁滲則養精當如養虎厚味最足濡脾味稍不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節勢必走泄則生陰無取傷陰蓋人身脾氣每喜燥而
惡濕先生漏孔已完敗濁下行者無路可出必轉滲於
脾濕固倍之是宜補脾之陽勿傷脾之陰以復健運之
常而收和平之益云云及至婁中應召往診指下輕取
鼓動有力重按若覺微細是陽未見不足陰則大傷矣
先生每進補陰之藥則夜卧甚寧腸滯亦稀以故瘍醫
妄引槐角地榆治腸風下血之法治之亦不覺其悞其
實漏病乃精竅之病蓋構精時氣畱則精止氣動則精



泄大凡強力入房者氣每衝激而出故精隨之橫決四射不盡由孔道而注多溢於精管之外久久漸成漏管今漏管雖去而肉中之空隙則存填竅補隧非此等藥力所能勝也不肖姑不言其非但於渠方中去槐角地榆等而加鹿角霜一味所謂惟有班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闕下缺者是也況羣陰之藥最能潤下不有以砥之則腸中之水更澀聚可虞矣然此特徵露一斑耳瘍醫不解已沮為不可用因思吾鄉一治漏者潰管生肌外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更有二神方先以丸藥半觔服之令人陽道驟痿俟管中肉滿管外緻密後以丸藥半觔服之令人陽道復興雖宜於少未必宜於老然用意亦大奇矣不肖纔欲填補竅隧而黃生沮之豈未聞此人此法乎

胡貞臣曰漏管果通精竅敷治易而填補難案中
所說確乎有見

詳胡太封翁疝症治法并及運會之理勦寇之事
養神太老先生精神內守百凡悉處謙退年登古稀面



貌若童子蓋得於天全而不受人損也從來但苦脾氣
不旺食飲厚自搏節邇年少腹有疝形如鵲卵數發以
後其形漸大而長從少腹墜入睪囊甚易返位甚難下
體稍受微寒即發發時必俟塊中冷氣漸轉煖熱始得
軟溜而縮入不然則鼓張於隘口不能入也近來其塊
益大發時如卧酒瓶於胯上半在少腹半在睪囊其勢
堅緊如石其氣進入前後腰臍各道筋中同時俱脹繇
是上攻入胃大嘔大吐繇是上攻巔頂戰栗畏寒安危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止闕呼吸去冬偶見暴發光景知為地氣上攻亟以大
劑參附薑桂投之一劑而愈已後但遇舉發悉用桂附
速効今五月末旬值昌他往其症連日為累服十全大
補湯二十餘劑其効甚遲然疑症重不疑藥輕也值年
家俞老先生督餉浙中遙議此症亦謂十全大補用到
百劑自効乃決意服至仲秋其症復發發時昌仍用薑
桂參附取効令郎諫議卣翁老先生兩疑而莫所從也
昌請深言其理焉夫人陽不足則用四君陰不足則用



四物陰陽兩不足則合四君四物而加味為十全大補
此中正和平之道也若夫濁陰之氣結聚少腹而成有
形則陰盛極矣安得以陰虛之法治之助邪而滋疾乎
何以言之婦女有娠者之病傷寒不得已而用麻桂硝
黃等傷胎之藥但加入四物則厲藥即不能入胞而傷
胎豈欲除塊中之邪反可用四物護之乎此一徵也凡
生癥瘕痞塊者馴至身羸血枯百計除之不減一用四
物則其勢立增夫四物不能生血活血而徒以增患此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又一徵也人身之血脉全賴飲食為充長四物之滯脾
原非男子所貴既已濁陰極盛時至橫引陰筋直沖陽
絡則地氣之上陵者大有可慮何得以半陰半陽之藥
蔓而圖之四物之不當用無疑矣即四君亦元老之官
不可以理繁治劇必加以薑桂附子之猛始克勝病何
也陰邪為害不發則已其發必暴試觀天氣下降則清
明地氣上升則晦塞而人身大畧可睹然人但見地氣
之靜而未見地氣之動也方書但言陰氣之衰而未言



陰邪之盛也醫者每遇直中陰經之病尚不知所措手
況雜症乎請縱譚天地之道以明之天地之道元會運
世一書論之精矣至於戊亥所以混茫之理則置之不
講以為其時天與地混而為一無可講耳殊不知天不
混於地而地則混於天也蓋地氣小動尚有山崩川沸
陵遷谷變之應況於地氣大動其雷礮迅擊之威百千
萬億遍震虛空橫沖逆撞以上加於天寧不至混天為
一耶必至子而天開地氣稍下而高覆之體始露也必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至丑而地闢地氣始返於地而太空之體始廓也其時
人物尚不能生者則以地氣自天而下未至淨盡其青
黃紅紫赤白碧之九氣而外更有諸多悍疾之氣從空
注下者動輒綿亘千百丈如木石之直墜如箭弩之橫
流人物非不萌生其中但為諸多暴氣所摧殘而不能
長育耳必至寅而駁劣之氣悉返沖和然後人物得遂
其生以漸趨於繁衍耳陰氣之慘酷暴烈一至於此千
古無人論及何從知之耶大藏經中佛說世界成毀至



詳而無此等論說者蓋已包括於地水火風之內不必更言也夫地水火風有一而非陰邪也哉羣陰之邪釀成劫運昌之所謂地氣之混於天者非臆說矣堪輿家尚知趨天干之吉而避地支之凶奈何醫之為道遇地氣上奔之症曾不思避其凶禍耶漢代張仲景特著卒病論十六卷祿山兵火以後遂湮沒不傳後人無由獲見昌因悞明地氣混天之理凡見陰邪上沖孤陽擾亂之症陡進純陽之藥急驅陰氣呱呱有聲從大孔而出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以闢乾坤而揭日月功效亦既彰彰如太翁之症屢用薑附奏績者毋謂一時之權宜實乃萬世經常之法也但悍烈之性似非居恒所宜服即舉發時服之未免有口乾舌苦之過其不敢輕用者孰不知之而不知不得不用也即如兵者毒天下之物而善用之則民從不善用之則民叛今討寇之師監而又監制而又制強悍之氣化為輭戾不得不與寇為和同至於所過之地搶劫一空荆棘生而凶年兆盡驅良民而為寇矣致廟堂之



上罷兵不能用兵無策大畧類然昌請與醫藥之法互
相籌酌夫堅塊遠在少腹漫無平期而毒藥從喉入胃
從胃入腸始得下究舊病未除新病必起矣於此而用
治法先以薑桂附子為小丸曝令乾堅然後以參朮厚
為外廓俾喉胃間知有參朮不知有薑桂附子遞送達
於積塊之所猛烈始露庶幾堅者削而窠囊可盡空也
今監督之旄充滿行間壯士金錢飽他人腹性命懸他
人手其不能辨寇固也而其大病在以兵護監督不以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監督護兵所以迄無成功耳誠令我兵四面與寇相當
而令監督於附近賊界堅壁清野與土著之民習且耕
且戰之法以厚為我兵之外廓則不至於繫騏驥而縛
孟賁我兵可以賈勇而前或擊其首尾或搗其中堅或
晝息夜奮以亂其烏合而廓清之功自致矣況有監督
以護之於外諸凡外入之兵不敢越伍而譁庶幾民不
化為寇而寇可返為民耶山澤之□何知當世然聊舉
醫法之一端若有可通者因并及之



<p>詳辯諫議胡老先生痰飲小恙并荅明問</p>	<p>安一日家大人樂未央皆先生賜矣</p>	<p>寒發後即康好如舊今遇嘉言救濟病且漸除日</p>	<p>冬月觸寒乃有疝疾今更十年每當疝發嘔吐畏</p>	<p>胡占臣曰家大人德全道備生平無病年六十以</p>	<p>占臣先生曰善</p>	<p>而入生豬膽汁幾滴和之可見聖神用藥悉有法度也</p>	<p>豈非外廓之意耶仲景治陰症傷寒用整兩附子煎熟</p>	<p>即取起俟冷服之則熟者內行下行而生者上行外行</p>	<p>此法如用大劑附桂藥煎好再投生黃連二三分一滾</p>	<p>葉而吞入取其不傷喉膈而直達瘡所也即煎劑亦有</p>	<p>於肝也至於攻治惡瘡之藥包入蔥葉之中更嚼蔥厚</p>	<p>為衣者取義東方青色入通於肝可以護送諸藥而達</p>	<p>赤色入通於心可以護送諸藥而達於心也如用青黛</p>	<p>耶荅曰古法用此者頗多如用硃砂為衣者取義南方</p>	<p>占臣先生問曰外廓一說於理甚長何以古法不見用</p>
-------------------------	-----------------------	----------------------------	----------------------------	----------------------------	---------------	------------------------------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卣翁老先生脉盛體堅神采百倍從無病邪敢犯但每
早浴面必嘔痰水幾口胸前慣自摩揉乳下宗氣其動
應衣若夜睡寧水道清則胸中爽然其候似病非病遍
考方書廣詢明醫不得其解昌謂是痰飲結於胸膈小
有窠囊緣其氣之壯盛隨聚隨嘔是以痰飲不致為害
而膈中之氣則因嘔而傷矣夫膈中者與上焦同位胸
膈經云上焦如霧言其氣之氤氳如霧也又曰膈中者
臣使之官言其能分布胸中之氣而下傳也今以嘔之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寓意草

故而數動其氣則氤氳變為急迫上奔然稍定則仍下
布亦不為害也大率痰為標氣為本治標易而治本則
難非治本之難以往哲從未言其治法而後人不知所
治耳昌試論之治氣之源有三一曰肺氣肺氣清則週
身之氣肅然下行先生之肺氣則素清也一曰胃氣胃
氣和則胸中之氣亦易下行先生之胃氣則素和也一
曰膀胱之氣膀胱之氣旺則能吸引胸中之氣下行先
生青年善養膀胱之氣則素旺也其膈中之氣亂而即



治擾而即恬者賴此三氣暗為輸運是以不覺其累即
謂之無病也可若三氣反干胸膈之人其為緊為脹可
勝道哉故未形之病可以不言而屢動之氣不可不亟
反於氤氳先生但覺為痰飲所苦晝日嘗鼓呼吸之氣
觸出胸膈之痰而未知痰不可出徒傷氣也蓋夜卧則
痰聚於胃晨起自能嘔出日間胃之津液四達藏府即
激之出不出耳然而痰消則氣自順是必以治痰為急
而體盛痰不易除又必以健脾為先脾健則新痰不生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寓意草

其宿痰之在窠囊者漸漬於胃而上下分清於是無痰
則不嘔不嘔則氣不亂氣不亂則日返於氤氳矣雖然
尚有一喫緊關頭當並講也人身胸中空曠如太虛地
氣上則為雲必天氣降而為雨地氣始收藏不動誠會
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之意則知雲行雨施而
後溝瀆皆盈水道通決乾坤有一番新景象矣此義首
重在膀胱一經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
則能出矣如人之飲酒無算而不醉者皆從膀胱之氣



化而出也。臆中位於膈內，膀胱位於腹內，膀胱之氣化則空洞善容，而臆中之氣得以下運。若膀胱不化，則腹已先脹。臆中之氣安能下達耶？然欲膀胱之氣化，其權尤在於葆腎。腎以膀胱為府者也。腎氣動必先注於膀胱，屢動不已，膀胱滿脹，勢必逆奔於胸膈，其窒塞之狀不可名言。腎氣不動，則收藏愈固，膀胱得以清淨無為。而臆中之氣注之不盈矣。臆中之氣下走既捷，則不為牽引所亂，而胸中曠若太空。昌更曰：氣順則痰不畱，即不治痰而痰自運矣。謹論。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寓意草

卣臣先生問曰：痰在膈中去，喉不遠，每早必痛嘔始出者，何耶？曰：道不同也。胸膈之間，重重脂膜遮蔽，渾無空隙。痰從何出？所出者胃中之痰耳。曰：然則膈中之痰不出耶？曰：安得不出？但出之艱耳。蓋臆中之氣四布於十二經，布於手足。六陽經則其氣從喉吻而上，出布於手足。六陰經則其氣從前後二陰而下，出然從下出者無礙。從上出者亦必先下注陽明，始得上。越是以難也。曰：



若是則所論膀胱氣化一段淵乎微矣但吸引之機權
從不見於經典豈有所自乎曰內經有巨陽引精之義
緣無註解人不能會巨陽者太陽膀胱也謂膀胱能吸
引胸中之氣下行而胸中之脹自消此足證也曰胸中
窠囊之說確然無疑但不知始於何因結於何處消於
何時也曰人身之氣經盛則注於絡絡盛則注於經窠
囊之來始於痰聚胃口嘔時數動胃氣胃氣動則半從
上出於喉半從內入於絡胃之絡貫膈者也其氣奔入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之急則沖透膈膜而痰得以居之痰入既久則阻礙氣
道而氣之奔入者復結一囊如蜂子之營穴日增一日
故治之甚難必先去胃中之痰而不嘔不觸俾胃經之
氣不急奔於絡轉虛其胃以聽絡中之氣返還於胃逐
漸以藥開導其囊而滌去其痰則自愈矣此昌獨得之
見屢試之法也曰所言身內病情消息如寶鑑列眉令
人欽服生平讀醫書於五藏位置不能無疑請并明之
人身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居中宮則心南腎北肝東



肺西乃定位也乃腎不居正北而分隸東北西北者何
耶曰腎有兩故分隸兩傍而虛其在中之位以為用所
謂兩腎中間一點明正北方水中之真火而為藏精宅
神之本其體雖分左右而用實在中故心腎交媾之所
各該三寸六分設從兩腎岐行而上其去中黃不太遠
乎凡內觀五藏當觀其用也曰肺為一身之華蓋如蓮
花舒葉於心之上位正乎中何以定其位於西南耶誠
如兩腎之例則西南可位豈東南獨不可位乎曰肺居
心上其募不與左連但從右達其用亦在西也曰其不
與左連者何也曰地不滿東南其位嘗空隙不用設肺
募得與左連地無缺陷矣曰然則天不滿西北何以
右腎居之耶曰兩腎之用在中此不過其空位耳惟右
腎為空位故與三焦之有名無形者相配而三焦則決
瀆之官水道由之而出正以天不滿西北也曰然則脾
胃居右其用亦在右耶曰胃居中脾居右胃中所容之
水穀全賴脾以運行而注其氣以輸週身其用即在中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也其用在中故西方可容肺脾二藏若脾之用
在右則置肺之用於何所乎曰然則肝之用
何在耶曰肝木居於正東東南為地之空位
其氣既無主東北為左腎之本位其用又不
存故肝之氣得以徹上徹下全運於東方其
為用也大矣曰然則心之用何在耶曰心之
外有包絡包絡之外曰膻中心者君主之官
膻中者臣使之官是膻中為心之用也曰心
之神明其用何在耶曰神明之用無方無體
難言也道經云太元無邊際妙哉大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洞經曰太元曰無邊際曰妙哉形容殆盡矣
禪機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旨哉斯言
惟無位乃稱真人設有位則仍為赤肉團矣
欲窺其倪惟在感而遂通之界先生曰吾淺
言之人能常存敬畏便可識神用之所起曰
此兢兢舜業而為允執者也昌多言反晦先
生一言逗出誠為布鼓過雷門矣因併記之

胡貞臣曰每與嘉言接談如見劉穎川兄弟
使人神思清發或體氣偶有未佳則陳琳一
檄枚氏七



發少陵五言詩輞川幾重圖無不備矣觀此論至
明至正至精至微媿無馬遷筆為作倉公傳也

論顧鳴仲痞塊錮疾根源及治法

顧鳴仲有腹疾近三十年朝寬暮急每一大發腹脹十
餘日方減食濕麪及房勞其應如響腹左隱隱微高鼓
呼吸觸之汨汨有聲以痞塊法治之內攻外貼究莫能
療余為懸內照之鑑先與明之後乃治之人身五積六
聚之症心肝脾肺腎之邪結於腹之上下左右及當臍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之中者皆高如覆盂者也膽胃大小腸膀胱命門之邪
各結於其本位不甚形見者也此症乃腎臟之陰氣聚
於膀胱之陽經有似於痞塊耳何以知之腎有兩竅左
腎之竅從前通膀胱右腎之竅從後通命門邪結於腹
之左畔即左腎與膀胱為主也六腑惟膽無輸瀉其
五腑受五臟濁氣傳入不能久留即為輸瀉者也今腎
邪傳於膀胱膀胱溺其輸瀉之職舊邪未行新邪踵至
勢必以漸透入膜原如革囊裹物者然經曰膀胱者



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然則腎氣久聚不出豈非膀胱之失其運化乎夫人一圍之腹大小腸膀胱俱居其中而胞又居膀胱之中惟其不久畱輸瀉是以寬乎若有餘地今腎之氣不自收攝悉輸膀胱膀胱之氣蓄而不瀉有同膽腑之清淨無為其能理乎宜其脹也有與生俱焉者矣經曰腎病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儻膀胱能司其輸瀉何致若此之極耶又曰巨陽引精者三日太陽膀胱經吸引精氣者其脹止於三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日此之為脹且數十年之久其吸引之權安在哉治法補腎水而致充足則精氣深藏而膀胱之脹自消補膀胱而令氣旺則腎邪不蓄而輸化之機自裕所以然者以腎不補不能藏膀胱不補不能瀉然補腎易而補膀胱則難以本草諸藥多瀉少補也經於膀胱之病不足者斷以死期後人莫解其故吾試揣之豈非以膀胱愈不足則愈脹脹極勢必逆傳於腎腎脹極勢必逆傳於小腸小腸脹極勢必逆傳於脾乃至通身之氣散漫而



無統耶醫者於未傳之先蚤見而預圖之能事殫矣	胡貞臣曰言腹中事如張炬而遊洞天愈深愈朗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寓意草卷三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寓意草卷四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趙正池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遜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欽定四庫全書

寓意草卷四

南昌喻昌撰

袁聚東痞塊危症治驗

袁聚東年二十歲生痞塊卧床數月無醫不投日進化
堅削痞之藥漸至毛痺肉脫面鰲髮卷殆無生理買舟
載往郡中就醫因慮不能生還而止然尚醫巫日費余
至則家計已罄姑請一診以決生死遠近耳無他望也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余診時先視其塊自少腹至臍傍分為三岐皆堅硬如
石以手拊之痛不可忍其脉止兩尺洪盛餘俱微細謂
曰是病由見塊醫塊不究其源而悞治也初起時塊必
不堅以峻猛之藥攻至真氣內亂轉護邪氣為害如人
厮打紐結一團旁無解散故迸緊不放其實全是空氣
聚成非如女子衝任血海之地其月經凝而不行即成
血塊之比觀兩尺脉洪盛明明是少陰腎經之氣傳於
膀胱膀胱之氣本可停於前後二便而出悞以破血之



藥兼破其氣其氣遂不能轉運而結為石塊以手摩觸
則愈痛情狀大露若是血塊得手則何痛之有此病本
一劑可瘳但數月悞治從上而下無病之地亦先受傷
姑用補中藥一劑以通中下之氣然後用大劑藥內收
腎氣外散膀胱之氣以解其相廝相結約計三劑可痊
愈也於是先以理中湯少加附子五分服一劑塊已減
十之三再用桂附藥一大劑腹中氣響甚喧頃之三塊
一時頓沒戚友共駭為神再服一劑果然全愈調攝月
餘肌肉復生面轉明潤堆雲之髮纔剩數莖而已每週
天氣陰寒必用重裯厚被蓋覆不敢起身余謂病根尚
在蓋以腎氣之收藏未固膀胱之氣化未旺兼之少年
新婚僮犯房室其塊復作仍為後日之累更用補腎藥
加入桂附而多用河車為丸取其以胞補胞而助膀胱
之化源也服之竟不畏寒腰圍亦大而體加充盛年餘
又得子感前恩而思建祠肖像以報以連值歲凶姑尸
祝於家庭焉亦厚之道矣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胡貞臣曰辨症十分明徹故未用藥先早知其效
效矣又早善其後得心應手之妙一一傳之紙上
大有可觀

論楊季衡風發之症并答門人四問

季衡翁稟豐軀偉望七之齡神采不衰近得半身不遂
之症已二年矣病發左半口往右喎昏厥遺溺初服參
朮頗當為黠醫簧以左半屬血不宜補氣之說幾致大
壞雲間施笠澤以參附療之稍得向安然概從溫補未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盡病情也診得脉體軟滑中時帶勁疾蓋痰與風雜合
之證痰為主風為標也又熱與寒雜合之症熱為主寒
為標也平時手冷如水故痰動易至於厥然厥已復甦
甦已嘔去其痰服食自若雖冬月亦能耐寒無取重裊
複絮可知寒為外顯之假寒而熱為內蘊之真熱既有
內蘊之熱自蒸脾濕為痰久久阻塞竅隧而衛氣不週
外風易入加以房幃不節精氣內虛與風相召是以雜
合而成是症耳及今大理右半脾胃之氣以運出左半



之熱痰虛風此其間有微細曲折非只溫補一端所能
盡者何也治雜合之病必須用雜合之藥而隨時令以
盡無窮之變即如冬月嚴寒用事身內之熱為外寒所
束不得從皮膚外泄勢必深入筋骨為害矣故用薑附
以暫徹外寒而內熱反得宣洩若時令之熱與內蘊之
熱相合復助以薑附三熱交煽有灼筋腐肉而已孰是
用藥之權衡可以一端盡耶或者曰左半風廢而察脉
辨症指為兼痰兼熱似矣痰者脾濕所生寄居右畔是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則先宜中右而何以反中左耶既已中左明係左半受
病而何以反治右耶不知此正病機之最要者但為丹
溪等方書說病在左血多病在右氣多教人如此認症
因而起後人之執着至內經則無此說也內經但言左
右者陰陽之道路夫左右既為陰陽往還之道路何嘗
可偏執哉況左半雖血為主非氣以統之則不流右半
雖氣為主非血以麗之則易散故肝膽居左其氣常行
於右脾胃居右其氣常行於左往來灌注是以生生不



也	刺手足四末以泄榮血而通氣恐熱痰虛風久而成癘	知母石膏為佐使而春夏秋三時可無熱病之累然宜	為佐使寒月可恃無恐以參朮為君臣以羚羊角柴胡	因以條暢其枯者乎治法以參朮為君臣以附子乾薑	木之偏枯者將溉其枯者乎抑溉其未枯者使榮茂而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寓意草	法宜從陰引陽從陽引陰從左引右從右引左盍觀樹	筋弛而不張也若左筋之張則左喎矣凡治一偏之病	筋弛長故從左而喎於右從左喎右即可知左畔之小	滑惟勁疾故病則大筋短縮即舌筋亦短而蹇於言小	以漸積於空虛之府而驟發始覺耳風脉勁疾痰脉軟	後左半先虧而右半飲食所生之痰與皮毛所入之風	右但翁恃其體之健過損精血是以八八天癸已盡之	息也肝木主風脾濕為痰風與痰之中人原不分於左
門人問曰經文左右者陰陽之道路註解以運氣之	司天在泉而有左間右間為訓遂令觀者茫然今先															



生貼以往還二字與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天地
生成之數春秋自然之運適相符契矣但不知往於
何始還於何終可得聞乎答曰微哉問也天地之道
春氣始於左而終於右秋氣始於右而終於左夏氣
始於上而終於下冬氣始於下而終於上人身亦然
經云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母者五臟相乘之母也又
曰五臟以生尅而互乘如右之肺金往左而生腎水
尅肝木左之心火往右而生脾土尅肺金之類其往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還交織無端然始於金者生則終於土尅則終於火
始於火者生則終於木尅則終於水此則交織中之
次第也推之十二經如子時注少陽膽丑時注厥陰
肝之類亦交織中之次第也誠建其母推其類而始
終大畧睹矣

又問曰病機之左右上下其往還亦有次第乎答曰
病機往還之次第不過順傳逆傳兩端順傳者傳其
所生乃天地自然之運如春傳夏夏傳長夏長夏傳



秋秋傳冬冬復傳春原不為病即病亦輕可逆傳者
傳其所尅病輕者重重者死矣如春傳長夏長夏傳
冬冬傳夏夏傳秋秋傳春非天地自然之運故為病
也曰經言間傳者生七傳者死則間傳為順傳七傳
為逆傳無疑曰非也註難經者言間傳是順行隔一
位而傳悞認病機但從右旋左不從左旋右皆繇不
知左右往還之理而以訛傳訛試訐以腎水間一位
傳心火為逆傳之賊邪則無可置喙矣故間傳七傳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俱於逆傳中分生死耳間傳者心病當逆傳肺乃不
傳肺而傳肺所逆傳之肝肺病當逆傳肝乃不傳肝
而傳肝所逆傳之脾推之肝病脾病腎病皆然此則
臟腑不受尅賊故可生也七傳者前六傳已逆週五
臟第七傳重複逆行如心臟初受病二傳於肺則肺
臟傷三傳於肝則肝臟傷四傳脾五傳腎六傳仍歸
於心至七傳再入於肺則肺已先傷重受賊邪氣絕
不支矣所謂一臟不兩傷是以死也不比傷寒傳經



之邪經盡再傳反無害也鍼經云善鍼者以左治右以右治左夫人身之穴左右同也乃必互換為治推之上下莫不皆然於往還之機益明矣

又問曰半身不遂之病原有左右之分豈左右分屬之後病遂一往不返乎而治之迄無成效者何也答曰風與痰之中人各隨所造初無定體病成之後亦非一往不返也蓋有往有復者天運人事病機無不皆然如風者四時八方之氣從鼻而入乃天之氣也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痰者五穀百物之味從口而入脾胃之濕所結乃地之氣也勢本相遼亦嘗相兼全似內傷之與外感每夾雜而易炫故風勝者先治其風痰勝者先治其痰相等則治風兼治痰此定法也內經云風之中人也先從皮毛而入次傳肌肉次傳筋脉次傳骨髓故善治者先治皮毛其次治肌肉由此觀之乃從右而漸入於左也皮毛者右肺主之肌肉者右胃主之筋脉者左肝主之骨髓者左腎主之從外入者轉入轉深



故治皮毛治肌肉不使其深入也又曰濕之中人也
先從足始此則自下而上無分於左右者也但內
風素勝之人偏與外風相召內濕素勝之人偏與外
濕相召內風之人大塊之噫氣未動而身已先惕內
濕之人室中之礎礫未潤而體已先重是以治病必
從其類也從外入者以漸而驅之於外從下上者以
漸而驅之於下若任其一往不返安貴其為治乎
又問曰從外入者驅而之外從下上者驅而之下驟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聞令人爽然不識古法亦有合歟答曰此正古人已
試之法但未挈出則不知作者之意耳如治風用大
小續命湯方中桂附苓朮麻防等藥表裏厖雜今人
見為難用不知用附桂者驅在裏之邪也用苓朮者
驅在中之邪也而用麻防等表藥獨多者正欲使內
邪從外而出也至於病久體虛風入已深又有一氣
微汗之法一旬微利之法平調半月十日又微微驅
散古人原有規則也至於治痰之規則不見於方書



如在上者用瓜蒂散梔鼓湯等方在左者用龍薈丸
在右者用滾痰丸以及虛人用竹瀝達痰丸沉寒錮
冷用三建湯之類全無奧義豈得心應手之妙未可
傳之紙上耶吾今為子輩傳之蓋五味入口而藏於
胃胃為水穀之海五藏六府之總司人之飲食太過
而結為痰涎者每隨脾之健運而滲灌於經隧其間
往返之機如海潮然脾氣行則潮去脾氣止則潮回
所以治沉錮之法但取辛熱微動寒凝已後止而不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用恐痰得熱而妄行為害不淺也不但痰得熱而妄
行即脾得熱而亦過動不息如潮之有去無回其痰
病之決裂可勝道哉從來服峻補之藥者深夜亦欲
得食人皆不知其故反以能食為慶曾不思愛惜脾
氣令其晝運夜息乃可有常況人身之痰既由胃以
流於經隧則經隧之痰亦必返之於胃然後可從口
而上越從腸而下達此惟脾氣靜息之時其痰可返
故凡有痰症者早食午食而外但宜休養脾氣不動



使經隧之痰得以返之於胃而從胃之氣上下不從
脾之氣四迄乃為善也試觀人痰病輕者夜間安卧
次早即能嘔出泄出痰病重者昏迷復醒反能嘔出
泄出者豈非未曾得食脾氣靜息而予痰以出路耶
世之喜用熱藥峻攻者能知此乎噫天下之服辛熱
而轉能夜食者多矣肯因俚言而三思否

胡卣臣曰知之深故言之詳然皆根據內經而非
剽說又自有神悟而非襲說予向者極歎服王宇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泰繆仲淳直是齊人知管晏耳

治葉茂卿小男奇症效驗并詳誨門人

葉茂卿乃郎出痘未大成漿其殼甚薄兩月後尚有着
肉不脫者一夕腹痛大叫而絕余取梨汗入溫湯灌之
少甦頃復痛絕灌之又甦遂以黃芩二兩煎湯和梨汁
與服痛止令製膏子藥頻服不聽其後忽肚大無倫一夕
痛叫小腸突出臍外五寸交紐各二寸半如竹節壺頂
狀莖物絞摺長八九寸明亮如燈籠外症從來不經聞



見余以知之素審仍為治之以黃芩阿膠二味日進十
餘劑三日後始得小水五日後水道清利臍收腫縮而
愈門人駭而問曰此等治法頑鈍一毫莫解乞明示用
藥大意答曰夫人一身之氣全關於肺肺清則氣行肺
濁則氣壅肺主皮毛痘不成漿肺熱而津不行也殼着
於肉名曰甲錯甲錯者多生肺癰癰者壅也豈非肺氣
壅而然與腹痛叫絕者壅之甚也壅甚則并水道亦閉
是以其氣橫行於臍中而小腸且為突出至於外腎弛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長尤其刺事矣吾用黃芩阿膠清肺之熱潤肺之燥治
其源也氣行而壅自通源清斯流清矣緣病已極中之
極惟單味多用可以下行取効故立方甚平而奏功甚
捷耳試以格物之學為子廣之凡禽畜之類有肺者有
尿無肺者無尿故水道不利而成腫滿以清肺為急此
義前人闡發不到後之以五苓五皮八正等方治水者
總之未悟此旨至於車水放塘種種劫奪膀胱之劑則
殺人之事矣可不辨之於蚤歟



趙我完孝廉次郎秋月肺氣不能下行兩足腫潰而小
水全無臍中之痛不可名狀以手揉左則痛攻於右揉
右則痛攻於左當臍揉熨則滿臍俱痛叫喊不絕利水
之藥服數十劑不效用敷臍法及單服琥珀末至兩許
亦不效昌見時彌留已極無可救藥矣傷哉

胡貞臣曰凡求同理者必不求同俗嘉言之韜光
劉采寧甘訕謗曾不令人窺識者無意求之而得
聞之而有不心折者耶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議沈若茲乃郎腸澼危症并治驗

沈若茲乃郎因痘後食物不節病瀉瀉久脾虛病瘧遂
爾腹痛脹大三年來服消導藥無算腹脹及瀉利總不
愈去歲迎醫服參苓白朮稍效醫去仍復如故病本腹
脹更兼腸澼腸澼者大腸之氣空洞易走胃中傳下之
物總不停蓄澼出無度腥水不臭十中五死五生之症
也今則病勢轉深又加四逆矣暮熱朝涼一逆也大渴
引湯救急二逆也氣喘不能仰睡三逆也多汗煩躁不



寧四逆也無病人腹中之氣運轉收攝是以身體輕快大便省約今為久瀉遂至氣散不收腹之脹腸之鳴便出之不自知皆此故也氣既散而不收又服行氣利水之藥不愈增其散乎無病人身中營衛兩無偏勝故陽勝則發熱陰勝則惡寒病瘧之時寒熱交作猶是陰陽互戰迨瀉久亡陰整夜發熱一綫之陰為陽所乘求其相戰不可得矣內水虧竭燎原之火自焚不得不引外水以濟急然有形之水不足以制無形之火徒增脹瀉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而重傷其陰氣耳醫不清其源以香燥之藥助火劫陰加官桂肉荳蔻等類用之悞矣夫男子氣海在於臍下乃元氣之舍性命之根也久瀉則真氣亦散勢必上干清道而不下行鼻中鼾鼾有聲不能仰卧是其徵也夫此已散之氣必不能復歸其處但冀未散之氣不致盡散則可耳屢服木香枳榔蘇子腹皮厚朴等降氣之藥尤悞之悞矣至於汗出煩躁則陰氣虛盡孤陽亦不能久留之兆也總如歲運有溫熱無寒涼有生長無收藏



人物其免天扎疵癘乎於此而圖旋轉之功亦難之難
矣若茲見此案轉托戚友強懇用藥因以清燥潤肺為
主阿膠地黃門冬等類同蜜熬膏三斤渠男三年為藥
所苦得此甘味稱為糖也日爭十餘次服之半月藥盡
遂至大效身涼氣平不渴不煩不瀉諸症俱退另製理
脾藥末善後全愈

胡貞臣曰久瀉而用潤藥與症相反而究竟相宜
議病時先闢三種治法之悞已隱隱見大意矣與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吳吉長乃室治驗參看自明

辨治楊季登二女奇症奇驗

楊季登二女俱及笄將字長女病經閉年餘發熱食少
肌削多汗而成癆怯醫見汗多悞謂虛也投以參朮其
血愈錮余診時見汗出如蒸籠氣水謂曰此症可療處
全在有汗蓋經血內閉止有從皮毛間透出一路以汗
亦血也設無汗而血不流則皮毛乾槁而死矣宜用極
苦之藥以斂其血入內而下通於衝脉則熱退經行而



汗自止非補藥所能效也於是以前龍薈丸日進三次月
餘忽覺經血畧至汗熱稍輕姑減前丸只日進一次又
一月經血大至淋漓五日而諸病全瘳矣第二女亦病
多汗食減肌削診時手間筋掣肉顫身倦氣怯余曰此
大驚大虛之候宜從溫補者也遂於補劑中多加茯神
棗仁投十餘劑全不對病余為徘徊治法因自訐曰非
外感也非內傷也非雜症也虛汗振掉不寧能受補藥
而病無增減且閨中處子素無家難其神情渾似喪敗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之餘此曷故耶忽而悟曰此必邪祟之病也何為其父
不言甚有可疑往診問其面色曰時赤時黃余曰此症
確有邪祟附入臟腑吾有神藥可以驅之季登纔曰此
女每晚睡去口流白沫戰慄而絕以薑湯灌至良久方
蘇挑燈侍寢防之亦不能止因見所用安神藥甚當兼
恐婿家傳聞故不敢明告也余曰何不蚤言吾一劑可
愈乃以犀角羚羊角龍齒虎威骨牡蠣粉鹿角霜人參
黃芪等藥合末令以羊肉半斤煎取濃汁三盞盡調其



末一次服之果得安寢竟不再發相傳以為神異余蓋以崇附於身與人之神氣交持亦逼處不安無隙可出故用諸多靈物之遺形引以羊肉之羶俾邪祟轉附骨角移從大便而出倣上古遺精變氣祝繇遺事而充其義耳吾鄉熊仲紆先生幼男去疾髫齡患一奇症食飲如常但脉細神呆氣奪色夭仲翁曰此何病也余曰病名淹牒左傳所謂近女室晦即是此病彼因近女又遭室晦故不可為令郎受室晦之邪而未近女是可為也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即前方少加牛黃丸服旬日而安今壬午去疾已舉孝廉矣

胡貞臣曰辨症用藥通於神明究莫測其涯涘

直敘顧謔明二郎三郎佈痘為宵小所悞

顧謔明公郎種痘即請往看其痘苗淡紅磊落中含水色明潤可愛且顆粒稀疏如晨星之麗天門下醫者先已誇為狀元痘昌未知也躊躇良久明告曰此痘熱尚未退頭重頸軟神躁心煩便泄青白全是一團時氣外



感兼帶內虛若用痘門通套藥必危之道也。謾明毫不
動念適值二尹請同挨戶查賑饑民出街親董其事余
忙造其契戚家謂曰我觀謾明公郎在家佈痘而精神
全用於賑饑雖仁人長者之事然此等處他人可代乃
自任不辭明明言之絕不回顧此必有醫者誇美獻諛
而信之篤耳不然豈有倒行逆施之理哉此痘必得一
二劑藥先退其外感則痘不治自痊若遲二三日緩無
及矣相煩速往朝陽門內外追尋直述鄙意其戚聞言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即往余亦回寓修書投之其辭激切不避嫌疑傍晚一
僕攜回書至擲於几上忿忿而去余以為謾明之見責
也拆視則云尊翁大人必欲得方始肯服藥余即定一
方併詳論方中大意令僮輩賫送僮輩竊謂余之不智
也一日三四次奔走大人之門是自忘其恥辱矣吁嗟
余豈不自愛但當羣小蒙蔽時倘得一撥立轉所全頗
鉅於是親送其方至門則內戶已扃闔人收之次早送
進余暗地獨行往返六里以圖心安次日再托其戚促



之進藥則云既是狀元痘何必服藥耶此後即欲一造其庭末由矣吁嗟朝廷之上任者議者不妨互用使余得與其側此兒即不服藥亦必無死法蓋感症在身而以鰕魚雞笋發痘之物雜投悞上加悞適所以促其亡耳纔至六日而壞正應感症壞期若痘出既美即有意外變症亦在半月一月矣越二日三公郎即發熱佈痘仍夾時氣外感仍用前醫仍六日而壞旬日間兩兒為一醫所殺謾明引為已辜設局施藥於城隍廟余偶見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之蹙然曰盛德之人恐懼修省皇天明神豈無嘿庇然賞善自應罰惡而殺兒之醫寧無速奪其筭耶一夕此醫暴亡余深為悚惕然尚有未暢者左右之宵人未蒙顯誅也

胡貞臣曰讒諂蔽明邪曲害正今古一轍而幽憤所至真足以動鬼神之吉凶

論劉筠枝長郎失血之症

筠翁長郎病失血歲二三發其後所出漸多咳嗽發熱



食減肌削屢至小康不以為意夏秋間偶發寒熱如瘧
狀每夜達曙微汗始解嗣後寒熱稍減病轉下利醫謂
其虛也進以參朮胸膈迷悶喉音窒塞服茯苓山藥預
收紅鉛末下黑血塊數升胸喉頓舒面容亦轉筠翁神
之以為得竹破竹補之法也加用桂附二劑於是下利
一晝夜十數行飲食難入神識不清病增沉劇僕診其
脾脉大而空腎脉小而亂肺脉沉而伏筠翁自謂知醫
令僕疏方并問此為何症僕曰此症患在亡陰況所用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峻熱之藥如權臣悍帥不至犯上無等不已行期在立
冬後三日以今計之不過信宿無以方為也何以言之
經云暴病非陽久病非陰則數年失血其為陽盛陰虛
無疑況食減而血不生漸至肌削而血日槁虛者益虛
盛者益盛勢必陰火大熾上炎而傷肺金咳嗽生痰清
肅下行之令盡壅由是腎水無母氣以生不足以蔭養
百骸柴柵瘦損每申酉時洒淅惡寒轉而熱至天明微
汗始退政如夏日炎蒸非雨不解身中之象明明有春



夏無秋冬用藥方法不亟使金寒水冷以殺其勢一往
不返矣乃因下利悞用參朮補劑不知肺熱已極止有
從皮毛透出一路今補而不宣勢必移於大腸所謂肺
移熱於大腸傳為腸澼者是也至用紅鉛末下黑血者
蓋陽分之血隨清氣行者久已嘔出其陰分之血隨濁
氣行至胸中為膜原所蔽久瘀膈間者得經水陰分下
出之血引之而走下竅聲應氣求之妙也久積頓寬面
色稍轉言笑稍適者得其下之力非得其補之力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也乃平日預蓄此藥必為方士所惑見為真陽大藥遂
放膽加用桂附燥熱以盡劫其陰惜此時未得止之今
則兩尺脉亂火燔而泉竭脾胃脉浮下多陰亡陽無所
附肺脉沉伏金氣縮斂不行神識不清而魄已先喪矣
昔醫云亂世溷濁有同火化夫以火濟火董曹乘權用
事漢數焉得不終耶

胡貞臣曰論症論藥俱從卓識中流出大有關係
之作



論錢小魯嗜酒積熱之症

錢小魯奕秋之徒也兼善飲每奕必飲飲必醉歲無虛日辛巳秋浩飲晚歸嘔吐寒熱兼作骨節煩疼醫以時行感冒表散藥治之不愈更醫知為酒毒於寒涼藥中用熱藥為鄉導治之亦不愈卧床二十餘日始請余診其脉洪大促急身奕着蓆不能動展左腿痛如刀刺鼻煤從病起至是總未大便此癰疽之候也歸語兩門人王生欣然有得曰迄今燥金司令酒客素傷濕熱至此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而發金盛則木衰是以筋骨疼痛而不能起於床臟燥則腑亦燥是以津液乾枯而大腸失其潤以清金潤燥治之可矣吳生曰不然酒毒大發腸胃如焚能俟掘井取水乎是必以大下為急也余曰下法果勝但酒客胃氣素為多嘔所傷藥入胃中必致上湧不能下達即敷臍導腸等法無所用之掘井固難開渠亦不易奈何奈何吾為子輩更開一竇夫酒者清冽之物不隨濁穢下行惟喜滲入者也滲入之區先從胃入膽膽為清淨之



府同氣相求故也然膽之攝受無幾其次從胃入腸膀胱滲之化溺為獨多焉迨至化溺則所存者酒之餘質其烈性實惟膽獨當之每見善飲者必淺斟緩酌以俟腹中之滲若連飛數觥有傾囊而出耳是以酒至半酣雖懦夫有揮拳罵座之膽雖窶人有千金一擲之膽雖狷士有鑽穴踰垣之膽甚至兇徒有撫劍殺人之膽呂及放浪形骸之流且有一飲數斛不顧餘生之膽以小魯之赤貧而膽不喪落者夫非藉資於酒乎其受病實有較他人不同者蓋膽之腑原無輸瀉膽之熱他人可移於腦濁涕從鼻竅源源而出亦少殺其勢若小魯則陽分之陽過旺陽分之陰甚衰髮髻全無直似南方不毛之地熱也極矣肯受膽之移熱乎幸其頭間多汗腦熱暗洩不為大患乃膽熱既無可宣又繼以酒之熱時之燥熱淫內熾脉見促急幾何不致極憊耶故膽之熱汁滿而溢出於外以漸滲於經絡則身目皆黃為酒瘴之病呂其滲而出也可轉驅而納諸膀胱從溺道而消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也今獨攻環跳之穴則在膽之本屬無可驅矣且其步履素為此穴所苦受傷已久氣離血散熱邪瀰滿畱連服藥縱多有拒而不納耳何能取效即欲針之此久傷之穴有難於抉瀉者設遇良工如古人輩將何法以處此乎吾更有慮焉有身呂後全賴穀氣充養穀氣即元氣也穀入素少之人又即藉酒為元氣今呂病而廢飲何所恃為久世之資耶吾諦思一法先搗腦中黃水出鼻次針膽穴之絡腦間者數處務期胆中之熱移從腦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鼻而出庶乎環跳穴中結邪漸運而腸胃之枯槁漸回然後以瀉膽熱之藥入酒中每日仍痛飲一醉飲法同而酒性異始得陰行而妙其用蓋其以生平之偏造為堅壘必藉酒轉為鄉導乃克有濟也豈清金潤燥與下奪之法能了其局乎兩生踊躍曰蒙誨治法令人心地開朗請筆之以誌一堂授受之快錄此付渠子令送商顧幼疏孝廉求救小魯竟阻之或以余言為不然耶

胡貞臣曰先寫全神後論治法大是奇觀



面論李繼江痰病奇症

李繼江三二年來嘗苦咳嗽生痰胸膈不寬今夏秋間
卧床不起瀕亡者再其人以白手致素封因無子自危
將家事分撥安心服死忽覺稍安亦心死則身康之一
徵也未幾仍與家事其病復作然時作時止疑為不死
之病也聞余善議病托戚友領之就診見其兩頤旁有
小小壘塊數十高出即以識其病之所在因訐之曰爾
為何病曰咳嗽曰嗽中情狀試詳述之曰內中之事愚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者弗知是以求明耳余為哂曰爾寒暑饑渴悉不自知
耶觀爾脉盛筋強必多好色而喜任奔走本病宜發癰
疽所以得免者以未享膏粱之奉且火纒一動便從精
孔洩出耳然雖不病癰而病之所造今更深矣爾胸背
肩髑間巉巖如亂石插天櫛比如新笋出土嶽空如蜂
蓮之房芒銳如棘粟之刺每當火動氣升痰壅緊逼之
時百苦交煎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比桁楊之罪人十倍
過之尚不自知耶渠變容頓足而泣曰果實如此但吾



說不出亦無人說到耳昔年背生癰癤幸未至大害然
自癢愈咳嗽至今想因悞治所成亦未可知余曰不然
由爾好色作勞氣不歸元騰空而上入於肝肺散葉空
隙之間膜原之內者日續一日久久漸成熟路只俟腎
氣一動千軍萬馬乘機一時奔轅有入無出如潮不返
海潮兼天湧至儻後潮不熄則前古今冤於此病者不
知其幾但爾體堅堪耐是以病至太甚尚自無患不然
者久已打破崑崙關矣爾宜歸家休心息神如同死去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俾火不妄動則痰氣不為助虐而胸背之堅壘始有隙
可入吾急備藥為爾覆巢搗穴可得痊也渠駭然以為
遇仙托主僧請以五金構藥十金為壽而去次日復思
病未即死且往鄉徵租旬日襄事構藥未遲至則因勞
陡發暴不可言痰出如泉聲響如鋸面大舌脹喉哽目
突二日而卒於鄉真所謂打破崑崙關也其人遇而不
遇亦顧家不顧身之炯戒矣治法詳陰病論

胡貞臣曰論病從外灼內因流識源精鑿全非影



響

吳添官乃母厥巔疾及自病真火脫出治驗

吳添官生母時多暴怒以致經行復止入秋以來漸覺氣逆上厥如畏舟船之狀動則暈去久久卧於床中時若天翻地覆不能強起百般醫治不效因用人參三五分畧寧片刻最後服至五錢一劑日費數金意圖旦夕苟安以視稚子究竟家產盡費病轉凶危大熱引飲腦間有如刀劈食少瀉多已治木無他望矣聞余返婁延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診過許以可救因委命以聽焉余以怒甚則血菀於上而氣不返於下者名曰厥巔疾厥者逆也巔者高也氣與血俱逆於高巔故動輒眩暈也又以上盛下虛者過在少陽少陽者足少陽膽也膽之穴皆絡於腦鬱怒之火上攻於腦得補而熾其痛如劈同為厥巔之疾也風火相煽故振搖而熱蒸水土相凌故艱食而多瀉也於是會內經鐵落鎮墜之意以代赭石龍膽草蘆薈黃連之屬降其上逆之氣以蜀漆丹皮赤芍之屬行其上菀



之血以牡蠣龍骨五味之屬斂其浮游之神最要在每劑藥中生入猪膽汁二枚蓋以少陽熱熾膽汁必乾亟以同類之物濟之資其持危扶顛之用病者藥一入口便若神返其舍忘其苦口連進十數劑服猪膽二十餘枚熱退身涼飲食有加便瀉自止始能起床行動數步然尚覺身輕如葉不能久支僕恐藥味太苦不宜多服減去猪膽及蘆龍等藥加入當歸一錢人參三分薑棗為引平調數日而全愈母病愈而添官即得腹痛之病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寓意草

徹夜叫喊不絕小水全無以茱連湯加元胡索投之始安又因傷食復反病至二十餘日肌肉瘦削眼胞下陷纔得畧寧適遭家難症變壯熱目紅腮腫全似外感有餘之候余知其為激動真火上焚令服六味地黄加知藥三十餘劑其火始退退後遍身瘡癢黃腫腹中急欲得食不能少耐片頃整日苦煩余為勉慰其母曰旬日後腹稍充氣稍固即不苦煩矣服二冬膏而全瘳此母子二人皆極難辨治之症竟得相保不大快哉



胡貞臣曰二病最多此案深足嘉惠來學

論體盛絕孕治法

一友繼室夫人身體肥盛經候雖調從未孕育令僕定
方而施轉移化機之藥雖從古醫書所未載然可得言
也蓋山之不可葬者五童斷過石獨縱有明師無所施
其剪裁以故女之不可孕如方書所誌生稟之殊非人
工所能改移者可不更論若夫生稟不殊但為形軀所
累而嗣孕終不乏者古今來不知凡幾第夫婦之愚天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然湊合之妙雖聖神有不能傳者所以方書缺焉未備
耳僕試言之地之體本重厚然得天氣以包舉之則生
機不息若重陰沍寒之區天日之光不顯則陽生實罕
人之體中肌肉豐盛乃血之榮旺極為美事但血旺易
至氣衰久而彌覺其偏也夫氣與血兩相維附何以偏
衰偏旺耶蓋氣為主則血流血為主則氣反不流非真
氣之衰也氣不流有似於衰耳所以一切補氣之藥皆
不可用而耗氣之藥反有可施緣氣得補則愈錮不若



耗之以助其流動之勢久而久之血仍歸其統握之中
耳湖陽公主體肥受孕然不能產也進諸御醫商之得
明者定一傷胎之方服數十劑而臨產始得順利母子
俱無災害蓋肥滿之軀胎處其中全無空隙以故傷胎
之藥止能耗其外之血肉而不能耗其內之真元也此
用藥之妙也僕倣是意而製方預為受胎之地夫豈無
術而杜撰乎然而精誠之感貫於金石女之宜男者先
平其心心則氣和氣和則易於流動充滿也其次在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節食仙府清肌恒存辟穀宮中細腰得之忍饑志壹動
氣何事不成耶而且為齊心積德以神道之教補藥餌
之不逮有不天人叶應者乎僕於合浦求珠藍田種玉
之舉而樂道之

胡貞臣曰觀此一論不必問方而已得其意之所
存破盡尋嘗窠臼矣奇創奇創

華太夫人餌术方論

天御孝廉太夫人宿有胸膈氣脹小恙近臻勿藥矣孝



廉膝下承歡不以三公易一日者今而後喜可知也然以太夫人福體凝重惟恐日增一日轉為暮年之累欲僕訂方及早圖之僕不覺悚然而動於衷曰孝廉未嘗習醫乃思治未病消未萌何其深於醫旨若是以知子道之貫徹者無微不至矣經曰陰精所奉者其人壽太夫人陰血有餘即年過百歲而形不衰此可不問而知者然形盛須充之以氣而氣者漸衰漸耗之物必欲兩得其平所藉於藥力不少耳況氣復有陰陽之別身半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已上陽主之身半已下陰主之陰氣過盛而乘陽位則胸膈脹悶不舒所謂地氣上為雲者是也雲生而天地之寥濶頃刻窒塞矣故陰氣不可盛也陰氣盛勢不得不用耗散之藥氣日耗則體日重又不能兼理之術也湖陽公主以體盛難產御醫為製枳壳厚朴等耗氣之藥名曰瘦胎散亦以當其壯年耳若夫年高氣弱之時而可堪其耗散乎我儀圖之至人服天氣而通神明只此一語足為太夫人用藥之準矣蓋天食人以五氣者



也地食人以五味者也以地之味養陰不若以天之氣	養陽藥力既久天氣運而不積挈地氣以周旋所謂載	華嶽而不重者大氣舉之之謂也乃用茅山蒼朮一味	取其氣之雄烈可驅陰邪而通天氣本草列之上品仙	經號為山精者誠重之也每歲修事五七斤每早百沸	湯吞下三錢秋月止服二錢另用天門冬一錢煎湯吞	下初服一兩月微覺其燥服至百日後覺一日不可缺	此矣服之一年身體輕健服之三年步履如飛黑夜目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寓意草	中有光可燭幽隱所謂服天氣而通神明者其不誣如	此食物諸無所忌但能稍遠肥甘白飯香蔬苦茗種種	清勝尤妙	胡貞臣曰此成方也用之通天氣以包舉乎地覺	製方之人未必辦此	陸子堅調攝方論	子堅玉體清和從來無病適因外感之餘益以饑飽內	傷遂至胸膈不快胃中隱隱作痛有時得食則已有時
-----------------------	-----------------------	-----------------------	-----------------------	-----------------------	-----------------------	-----------------------	-----------------------	--------	------	-----	-----------------------	-----------------------	------	---------------------	----------	---------	-----------------------	-----------------------



得食反加大便甚艱小水不暢右關之脉乍弦乍遲不
得調適有似錮疾之象用藥得當驅之無難若歲久日
增後來必為大患大意人身胃中之脉從頭而走於足
者也胃中之氣一從小腸而達於膀胱一從小腸而達
於大腸者也夫下行之氣濁氣也以失調之故而令濁
氣亂於胸中干其清道因是窒塞不舒其始本於病時
胃中津液為邪火所爍至今津液未充火勢內蘊易於
上燎所以得食以壓其火則安然邪火熾則正氣消若
食飲稍過則氣不能運轉其食而痛亦增是火不除則
氣不復氣不復則胃中清濁混亂不肯下行而痛終不
免也病屬胃之下脘而所以然之故全在胃之中脘蓋
中者上下四傍之樞機中脘之氣旺盛有餘必驅下脘
之氣入於大小腸從前後二陰而出惟其不足所以反
受下脘之濁氣而撓指也夫至人之息以踵呼之於根
吸之於蒂者也以濁氣上干之故究竟吸入之氣艱於
歸根且以痛之故而令週身之氣凝滯不行亦非細故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也為訂降火生津下氣止痛一方以為常用之藥尚有
進者在先收攝腎氣不使外出然後濁氣之源清而膀胱
得吸引上中二焦之氣以下行想明哲知所務矣

胡貞臣曰言一病即知其處既知其處矣又知其
上下正反之因猶珠玉之光積而成照非有意映
重淵連赤極也

與黃我兼世兄書

尊夫人驚痰堵塞竅隧肝肺心包絡間無處不有三部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脉虛軟無力邪盛正衰不易開散有欲用涌劑稍吐十
分之三誠為快事弟細籌之此法殆不可行蓋涌法政
如兵家劫營之法安危反掌原屬險道況痰迷不過片
晌耳設以涌藥投之痰纔一動人即暈去探之指不得
入咽之氣不能下藥勢與病勢相扼轉致連日不甦將
若之何無已如丹溪所云懼吐者宜消息下之乎不知
竅隧之痰即導之下行萬不能導徒傷脾氣痰愈窒塞
此法亦不可用也為今之計確以理脾為先脾氣者人



身健運之陽氣如天之有日也陰凝四塞者日失其所
痰迷不省者脾失其權耳理脾則如烈日當空片雲纖
翳能掩之乎其次莫如清肺肺為將帥之官氣清則嚴
肅下行氣下行則痰之藉為堅城固壘者方示以瑕而
可用其攻擊之力所謂攻堅則瑕者亦堅攻瑕則堅者
亦瑕是也今四末腫麻氣壅已甚尤不可不亟亟矣其
理脾之法須藥餌與飲食相參白飯香蔬苦茗便為佳
珍不但滑膩當禁即粥亦不宜食以粥飲之結為痰飲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易易耳不但雜食當禁即飯食亦宜少減以脾氣不用
以消穀轉用之消痰較藥力萬萬耳其辛辣酒脯及煎
燂日曝之物俱能傷肺並不宜食至於用藥弟自有節
次矩矱俟日漸輕安來春方奏全最也緣此病人不識
治前賢亦未見高出手眼弟思之累日竊以為要領在
是所以必欲持久者與金城方畧同意且先除協從後
殲巨魁自勢所不易捷得之事惟臺兄裁奪進教母謂
小恙過矜迂遠不切幸孔幸孔



驚痰之來始於肝膽冬月木氣歸根不敢攻治故但以理脾藥平調必至春月木旺纔用四君子湯加龍膽草蘆薈代赭石黃連青黛等藥為丸服之痰迷之症果獲全瘳此後不發

胡貞臣曰情形方畧指畫無遺古名將中求其人不可多得也

辨黃鴻軒臂生癰癤之症并治驗

黃鴻軒手臂忽生癰癤漫腫無頭痛極莫耐外科醫者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咸謂熱毒所致揆之平素淡泊明志寧靜居心絕無生熱致毒之因究莫識其所起也尊公我兼謂昌善議病盍舍樽俎而一代庖人乎昌曰吾議此症請先為致賀後乃言之瘡瘍之起莫不有因外因者天行不正之時毒也起居傳染之穢毒也內因者醇酒厚味之熱毒也鬱怒橫決之火毒也治火毒與治諸毒原自天淵蓋火與元氣勢不兩立以寒涼折之則元氣轉瀉矣鴻軒於四者總無其因不問知為胎毒之餘也凡人稟受天地



之氣有清濁之不同惟純粹以精之體其福澤壽筭俱不可限量然從父母構精而有身未免夾雜慾火於形骸所賴者惟在痘瘡一舉暗將所藏慾火運出軀外復其粹精之恒體如鑛金相似必經紅爐煅煉而渣滓與精瑩始分之為兩吾嘗以此法觀出痘者之眸子七八日後眼開之時黑白分明者精金也赤筋紅膜包裹者混金也至於瞳人模糊神光不現則全非金矣鴻軒幼時出痘太多元氣不能充灌又為雜症所妨臟腑中之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火毒雖盡而軀壳間之畱滯猶存所以痘癰之發必於手足之委中曲池者則以零星小毒無處可容而潛避於呼吸難到之處耳今之癰癤正當委中之穴其為痘毒何疑毒伏肘腋之下原無所害但粹精之體微有夾雜是亦寶鑑之纖塵白璧之微類也日者太和元氣充滿周身將十五年前之餘滓盡欲化為膿血而出他人見之為毒吾蚤已卜其為興者機矣豈有暢於四肢而不發於事業者哉治法外用馬齒莧熬膏攻之速破內



用保元湯托之盡出仍以痘癰門藥為治即日自當痊
愈必不似瘡毒之曠日持久但不識症而以治瘡毒寒
涼瀉火諸藥投之適以增楚貽患耳孰謂外科小恙可
無樽俎折衝之人耶如法治之潰出膿水甚多果不用
生肌長肉而自愈

胡貞臣曰以慧心辨症竟出恒理而降衷所以不
齊受衷所以相遠之故盡逗毫端治火一法鑿金
一喻驗目一訣種種指示俱足令人心開神爽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一 寓意草

論士大夫喜服種子壯陽熱藥之悞

人生有性分之樂有勢分之樂有形體康健之樂性分
之樂四時皆春萬物同體雖環堵蕭然而樂在也雖五
官弗備而樂在也雖貧賤患難而樂亦在也谿山風月
有我便足主人木石禽魚相親悉為好友何取溺情枕
席肆志淫佚也哉即造物小兒無所施其播弄矣至於
勢分之樂與康健難老之樂惟福厚者始兼有之蓋得
貴之與得壽其源若有分合兩途少年菟樸不凋此壽



基也而嫌其精采不露髻鬢機神流動此貴徵也而嫌其渾敦太鑿此其間半予天半予人而後天奉若之功不知費幾許小心然後可凝休而永命故在得志以後既知此身為上天托畀之身自應葆精蓄神以荅天眷若乃女愛畢席男歡畢輸竭身中之自有而借資於藥餌責效於眉睫致宵小無知之輩得陰操其禍人之術以冀捷獲雖前代有房中秘術而今則斷不可矣蓋今者舉世盡趨於刻露人皆無渾和之氣復以躁急之藥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寓意草

濟之幾何不喪亡接踵乎此道惟岐黃言之甚悉但仕宦家不肯細心究討耳其云凡陰陽之道陽密乃固兩者不和如春無秋如冬無夏是故因而同之是謂聖度此段經文被從前註解埋沒不知乃是明言聖人於男女之際其交會之法度不過使陽氣秘密乃得堅固不洩耳然而陰陽貴相和有春無秋是無陰也有冬無夏是無陽也所以聖人但調其偏以歸和同允為交會之法度而已夫聖人太和元氣生機自握我觀夫調琴弄



瑟考鐘伐鼓雖閨壺之性情克諧而況於己身之血氣
禮陶樂淑仁漸義摩雖民物之殷阜坐致而況於一人
之嗣胤所以凡為廣嗣之計者其用藥之準但取純王
以召和無取雜霸以兆戾也而經文又云陰平陽秘四
字尤足互暢其義蓋陰得其平而無過不及然後陽得
其秘而不走洩也此可見陽之秘密乃聖神交會所首
重然欲陽之秘密即不得不予其權於陰正以陽根於
陰培陰所以培陽之基也今人以峻烈之藥剗盡其陰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以為培陽益以房幃重耗漸至髓消肉減神昏氣奪毛
瘁色夭尚不知為藥所悞可勝悼哉向見一浙醫宋姓
者在京師製成大顆彈丸遍送仕宦托名臍帶胎髮其
實用煉過硫黃在內服之令人陽道驟堅可喜未幾燥
病百出吾鄉諸大老受其禍者歷歷可指近遊鹿城聞
張鴻一孝廉以進紅鉛傷腦而日夜精流不止蓋腦為
髓海腦熱而通身之髓盡奔究竟熱未除而髓先竭骨
痿艱行矣至婁過天如先生舊宅見鼻中濁涕凡落板



壁者深黃之色透入木中剗刷不除詢之亦由服種子
熱藥所致後以傷風小恙竟至不起噫嘻腦熱已極蒸
涕為黃出鼻之熱尚能透木從不省悟至熱極生風尚
治外而不治內也復何言哉吾鄉劉石間先生服熱藥
而病消渴醫者鄧橘存堅令服六味地黃湯千劑果效
蓋得於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之旨也高郵袁體仁種子
經驗方皆用陰陽兩平之藥蓋得於陰平陽秘之旨也
此老於醫而審於藥者因井表之又方士取黑鉛之水
名為神水金丹以惑人凡痰火之病初得其下行之力
亦覺稍爽而不知鉛性至燥轉致剗陰為害反大又有
用蒸臍之藥名彭祖接命之法者夫臍為人之命根以
麝香硫黃附子等大熱散氣之藥加艾火而蒸灼幸而
不中真氣尚無大害若蒸動真氣散越不收擾亂不寧
有速斃耳聞婁中老醫穆雲谷嘗誨人曰蒸臍一法有
損無益斷不可行旨哉言矣亦并表之

胡貞臣曰艱嗣之故有五一曰性偏刻好發人陰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寓意草



私一曰好潔遇物多不適意處一曰慳吝持金錢
不使漏一線一曰喜變童非其所用肝筋急傷一
曰多服熱劑鑠真陰而盡之嘉言此論曲暢經旨
以闢方士之謬而破輕信之惑真救世之藥言也
論治傷寒藥中宜用人參之法以解世俗之惑

傷寒病有宜用人參入藥者其辨不可不明蓋人受外
感之邪必先發汗以驅之其發汗時惟元氣大旺者外
邪始乘藥勢而出若元氣素弱之人藥雖外行氣從中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餒輕者半出不出畱連為困重者隨元氣縮入發熱無
休去生遠矣所以虛弱之體必用人參三五七分入表
藥中少助元氣以為驅邪之主使邪氣得藥一湧而去
全非補養虛弱之意也即和解藥中有人參之大力者
居間外邪遇正自不爭而退舍設無大力者當之而邪
氣足以勝正氣其强悍縱恣安肯聽命和解耶故和解
中之用人參不過藉之以得其平亦非偏補一邊之意
也而不知者方謂傷寒無補法邪得補彌熾斷不敢用



豈但傷寒一症即痘疹初發不敢用癰痢初發不敢用
中風中痰中寒中暑及癰疽產後初時槩不敢用而虛
人之遇重病一切可生之機悉置之不理矣古今諸方
表汗用五積散參蘇飲敗毒散和解用小柴胡湯白虎
湯竹葉石膏湯等方皆用人參皆藉人參之力領出在
內之邪不使久留乃得速愈為快奈何世俗不察耶獨
不見感入體虛之人太熱呻吟數日間燦盡津液身如
枯柴初非不汗之汗之熱不退後非不和之下之和之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下之熱亦不退醫者技窮委身而去不思內經所言汗
出不為汗衰者死三下而不應者死正謂病人元氣已
瀉而藥不應手耳夫人得感之初元氣未瀉也惟壯熱
不退灼乾津液元氣始瀉愚哉愚哉倘起先藥中用人
參三五七分領藥深入驅邪即刻熱退神清何致汗下
不應耶況乎古今時勢不同膏梁藜藿異體李東垣
治內傷兼外感者用補中益氣加表藥一二味熱服而
散外邪有功千古姑置不論止論傷寒專科從仲景以



<p>至於今明賢方書充棟無不用人參在內何為今日醫家單單除去人參不用以阿諛求容全失一脉相傳宗旨其治體虛病感之人百無一活俟閻君對簿日知之悔無及矣乃市井不知醫者又交口勸病人不宜服參日覩男女親族死亡曾不悟旁操鄙見害之也謹剖心瀝血相告且誓之曰今後有以發表和中藥內不宜用人參之言悞人者死入犁耕地獄蓋不當用參而用之殺人者皆是與黃耆白朮當歸乾薑肉桂大附子等藥</p>	<p>欽定四庫全書</p>	<p>醫門法律 — 寓意草</p>
<p>同行溫補之悞所致不與羗獨柴前芎桔芷苓羔半等藥同行汗和之法所致也汗和藥中兼用人參從古至今不曾傷人性命安得視為砒鴆刀刃固執不用耶最可恨者千百種藥中獨歸罪人參君主之藥世道人心日趨於疾視長上其醞釀皆始如此昌安敢與亂同事而不一亟辨之乎</p>	<p>附人參敗毒散註驗</p>	<p>嘉靖己未五六月間江南淮北在處患時行瘟熱</p>



病沿門闖境傳染相似用本方倍人參去前胡獨活服者盡效全無過失萬曆戊子己丑年時疫盛行凡服本方發表者無不全活又云饑饉兵荒之餘飲食不節起居不常致患時氣者宜同此法

昌按彼時用方之意倍加人參者以瘟氣易染之人體必素虛也其用柴胡即不用前胡用羌活即不用獨活者以體虛之人不敢用複藥表汗也饑饉兵荒之餘人已內虛久困非得人參之力以驅邪邪必不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一 寓意草

去所以服此方者無不全活當崇禎辛巳壬午時疫盛行道殣相藉各處醫者發汗和中藥內惟用人參者多以活人更有發癩一症最毒惟用人參入消癩藥內全活者多此人人所共見共聞者而庸愚之執着不破誠可哀也又有富貴人平素全賴參朮補助及遇感發尚不知而悞用譬之賊已至家閉門攻之反遭凶禍者有之此則悞用人參為溫補不得借之為口實也



胡貞臣曰將傷寒所以用人參之理反覆辨論即
婦人孺子聞之無不醒然此立言之善法也

論吳聖符單腹脹治法

聖符病單腹脹腹大如箕緊硬如石胃中時生酸水吞
吐皆然經年罔效蓋由醫輩用孟浪成法不察病之所
起與病成而變之理增其勢耳昨見雲間老醫煎方屢
雜全無取義惟腎氣丸一方猶是前人已試之法但此
病用之譬適燕而南其指也夫腎氣丸為腫脹之聖藥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一 寓意草

者以能收攝腎氣使水不泛溢耳今小水一晝夜六七
行溝渠順導水無泛濫之虞也且謂益火之源以消陰
翳耳今酸味皆從火化尚可更益其火乎又有指腹脹
為食積用局方峻攻尤屬可駭僕不得不疏明其旨夫
聖符之疾起於脾氣不宣鬱而成火使當時用火鬱發
之之法升陽散火病已豁然解矣惟其愈鬱愈湮漸至
脹滿則身中之氣一如天地不交而成否塞病成而變
矣症似無火全以火為之根不究其根但治其脹如櫛



椰厚朴菜菔子之類皆能耗氣助火於是病轉入胃日漸一日煎熬津液變成酸汁胃口有如醋甕胃中之熱有如麩蘖俟穀飲一入頃刻釀成酢味矣有時新穀方嚙舊穀即為迸出若互換者緣新穀芳甘未變胃愛而受之其酸腐之餘自不能留也夫人身天真之氣全在胃口今暗從火化津液升騰屑越已非細故況土曰稼穡作甘者也木曰曲直作酸者也甘反作酸木來侮土至春月木旺時必為難治及今可治又治其脹不治其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酸曾不思酸水入腹脹必愈增不塞源而遏流其勢有止極耶試言其槩治火無過虛補實瀉兩法內鬱雖宜從補然甘溫除熱瀉火之法施於作酸日其酸轉增用必無功故驅其酸而返其甘惟有用剛藥一法剛藥者氣味俱雄之藥能變胃而不受胃變者也參伍以協其平但可用剛中之柔不可用柔中之剛如六味丸加桂附柔中之剛也於六味作酸藥中入二味止酸藥當乎不當乎剛中之柔如連理湯丸是也剛非過剛更有柔



以濟其剛可收去酸之績矣酸去而後治脹破竹之勢
已成迎刃可解錮疾頓蠲脾君復辟保合太和常有天
命矣孰是用藥者後先銖兩間可無審乎
善後多年聞用黃栢知母之屬始得全效更奇剛之
柔諸藥為丸服之胸中如地天交而成泰爽不可言
脹病遂不勞餘力而愈

論善後之法

門人請曰吾師治病每每議先於藥究竟桴鼓相應纖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毫不爽今果酸止脹消臍收腹小奏全績矣不識意外
尚有何患懇同善後之法究極言之答曰悉乎哉問也
內經病機劉河間闡發頗該至於微芒要渺不能言下
盡傳吾為子益廣其義夫病有逆傳順傳種種不同所
謂病成之機則然至於病去之機從來無人道及前論
聖符之病乃自脾入傳於胃今酸去脹消亦自胃復返
於脾故善後之法以理脾為急而胃則次之其機可得
言也設胃氣未和必不能驅疾惟胃和方酸減穀增漸



復平人容蓄之常然胃喜容蓄脾未喜健運倦怠多睡
惟樂按摩者有之受食一盞身若加重受食三盞身重
若加一鈞者有之步履雖如常候然登高涉險則覺上
重下輕舉足無力者有之脾陽弗旺食後喜漑沸湯借
資於有形之熱者有之其病之餘夏熱為瘧秋清為瘧
燥勝脾約濕勝脾泄者有之故理脾則百病不生不理
脾則諸疾續起久之仍入於胃也至若將息失宜飲食
房勞所犯脾先受之猶可言也設忿怒之火一動則挾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木邪直侵胃土原病陡發不可言也語以一朝之忿亡
身及親為惑垂戒深矣又其始焉酸脹胃中必另創一
膜囊如贅疣者乃肝火沖入透開胃膜故所聚之水暗
從木化變酸久久漸滿膜囊垂大其腹之脹以此為根
觀其新穀入口酸物迸出而芳穀不出及每食飴糖如
吸筒入喉酸水隨即湧出皆可徵也若非另一窠白則
其嘔時宜新腐並出如膈氣之類何得分別甚清耶昨
遊玉峯渠家請授他醫調攝之旨及語以另闢膜囊其



<p>醫不覺失笑曰若是則先生真見隔垣矣吁嗟下士聞道固若此乎訂方用六君子湯煎調赤石脂末其醫不解豈知吾意中因其膜囊既空而以是填之俾不為異日患乎吾昔治廣陵一血蠱服藥百日後大腹全消左脇肋始露病根一長條如小枕狀以法激之嘔出黑污斗許餘從大便泄去始消每思蠱脹不論氣血水痰總必自關一字如寇賊蟠據必依山傍險方可久聚內經論五臟之積皆有定所何獨於六腑之聚久為患如鼓</p>	<p>欽定四庫全書</p>	<p>醫門法律 — 寓意草</p>	<p>逮</p>	<p>附窠囊証據</p>	<p>許叔微本事方曰微患飲癖三十年始因少年夜坐寫文左向伏几是以飲食多墜左邊中夜必飲酒數杯又向左卧壯時不覺三五年後覺酒止從左下有聲脇痛食減嘈雜飲酒半盞即止十數日必嘔酸水數升暑月止右邊有汗左邊絕無遍訪名醫及海上</p>
---	---------------	---------------------------	----------	--------------	---



方間或中病止得月餘復作其補如天雄附子礬石
利如牽牛甘遂大戟備嘗之矣自揣必有澼囊如水
之有科白不盈科不行但清者可行而濁者停滯無
路以決之故積至五七日必嘔而去脾土惡濕而水
則流濕莫若燥脾以去濕崇土以填科白乃製蒼朮
丸服三月而疾除由此觀之痰飲小患尚有科白豈
脹滿大病反無科白乎但許公酸水積至數升必盡
嘔去故不下滲於腹若聖符則積之經年腹中已容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數斗喉間連穀上湧者不過數口而已向非吾先治
胃中酸水腹內再可加一年之積乎然腹中之事言
之反涉於誕其不以為功也宜矣昔賢自病三十年
始悟今之醫輩視人猶己者有幾況已病亦不知所
由耶其更數手而不能為善後計者總之未透此一
關耳

胡貞臣曰認病機處遡流窮源若河漢莫可紀極
然實鑿鑿有據不涉影響覺十年讀書三次折肱



者未必具此手眼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 寓意草	寓意草卷四
---------	--------	------------------	-------

